創作新刊

湖南的風

謝冰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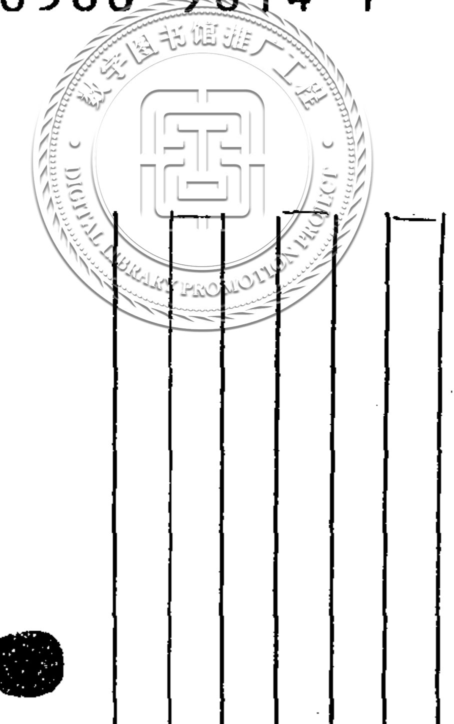
北新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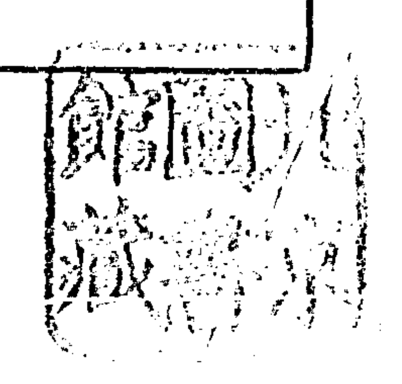
創作新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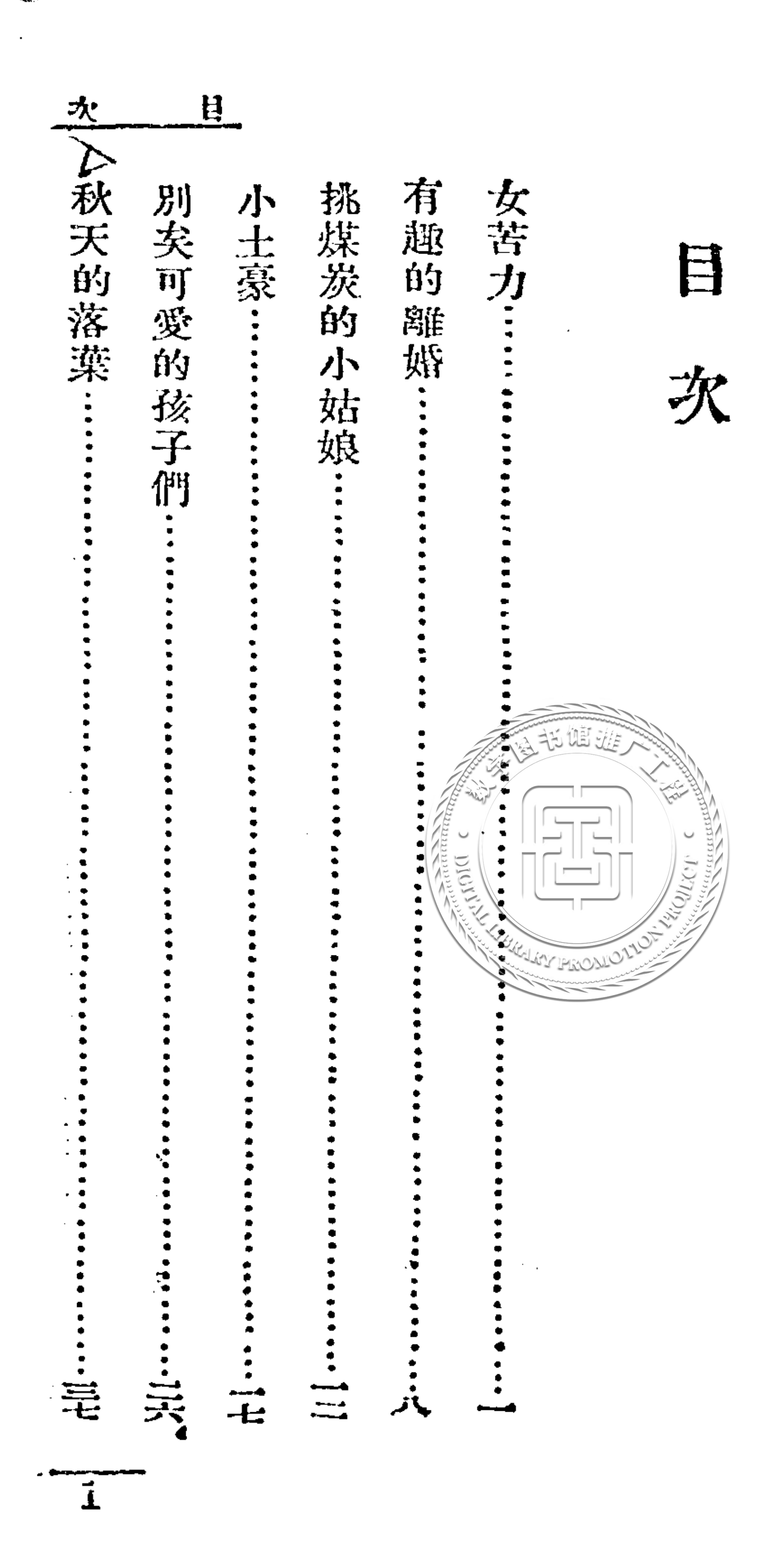
湖南的風

謝冰瑩作









目次

女苦力

由荷溪到矢中大概有四十餘里的山路。這裏共有三座山，第一座最高，可是還沒有衡山的峻陡。階級很多，我們每個人都走得汗流滿面，喘不過氣來。偶爾站住休息一下，都覺得有被微風吹倒的可能。雖然山路是這般崎嶇，前面的大嶺是這樣昂然地站在我們的前面，路上又盡是些刺足的尖石子鋪着，使人如此難走，但我們仍然鼓着勇氣，頭也不回地往上面爬。

到了山巔，腿已經酸得好像一節節散開了的一般，我停住在一棵

大樹下休息，回轉來看看在山下走着的人，正像無數的螞蟻在地上爬行似的，距離近一點的也不過看來像一隻飛鳥而已。

『眞不相信，我自己已經走了這樣遠的路。』我喘着氣對一位同路的陳君說。

『得了，你看前面的山路比我們走過的還更遠啊。』他勉强地笑了一笑。

『沒有辦法，無論怎樣難走，我們也是要走的！』

後面的一大羣人也陸續地趕到了，於是我們又一同走着。

出乎我意外的，我看見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身體强健又跑步如飛的女子，她挑着我們的行李好像只有幾斤重的東西在肩上一般飄然地

走過了。

『喂，那個小孩子挑不起了嗎？這女人是那裏請來的？她的氣力眞大！』

我連忙問他們。

『剛才在那個茶亭子裏休息的時候雇來的，她的氣力實在大，跑起路來比任何男人都快。』楊先生說。

『這算什麼，她還可以挑比這個更重的擔子呢！』阿隆更補上了這句。

『好傢伙，她眞厲害！』其他的人們也一齊驚訝起來。

這樣大脚、身體强健、精神抖擻的女子我的確很少見到，尤其是

在上海住了一年，看慣了那些忸忸怩怩，弱不禁風的摩登女兒，初來遇到這樣强有力的女性，我簡直懷疑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家。

距離矢中一分鐘一分鐘地近了，這裏你可以看到一大批一大批的女苦力在挑着擔子飛跑，好像和男子比賽似的，她們老是走在前面。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她們那種落落大方的態度，和莊嚴而又和藹的表情。每到了十餘里的地方我們總要休息一次。所有走路的人無論是抬轎的，坐轎的，挑擔的，或者空手走路的，都現着疲勞不堪的樣子，立刻東倒西歪地坐了下來，買的買東西吃，唉的唉聲嘆氣，可是，我們的女苦力們呢？她們總是站着，即使汗珠佈滿了她們

的臉上，但她用自己的袖口擦一下，休息兩三分鐘後又繼續着前進了。

他們的頭髮都沒有剪，而且梳了一個很高很奇怪的髻，梳得亮光光的，連蒼蠅都爬不上，上面插着白晃晃的簪子，簪子上面又有無數小小的鈴子響動着。爲了這個寶貝，朋友子中差不多看呆了，他的眼睛時時注意這奇異的髻，她的左右前後都被他看完了。

『喂，冰，我發現了一件美術品。』子中從轎子裏出來，第一句就是這樣對我說。

『啊，我早知道了，你對於美術品發生了某種情感嗎？』我笑着回答他，他也笑了。

在馬路上工作的最大多數是婦女。她們挖土，撿石子，挑土，築路，……每一個人都是很有精神地工作着，她們看見我們走過，也有些抬起頭來望一望的。我很難受，雖然我走着路，可是轎子仍然在我的後面，而且將自己和她們比較起來，簡直是成了兩個階級，她們是勞動的，而自己呢？慚愧死了，應該被她們打倒的。想到她們這樣努力開墾山地修築馬路，到將來汽車通了時，享福的都是有錢的人，她們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要跑路？

據說這裏的女苦力每年除了穿吃外還可賺到二百以至三百餘元，她們的服裝有時穿的很漂亮，金牙齒是幾乎每人都有，至少有兩個的。這不但成了她們的裝飾，而且也是這裏的特有現象。每一個男

人無論貧富，也都喜歡裝上幾顆金牙，自然，有些大半都不是整個的，眞金的，不過像燒給死人用的錫箔一般，在牙齒上面塗上一層而已。

她們和丈夫完全立在平等的地位。經濟當然獨立的，她不但不倚靠男子生活，有時還要幫助男子，養活自己的孩子，她們出嫁的時候，什麼聘禮和嫁妝都不需要。只要送給她一條扁擔就夠了。

她們中間，有些長得美麗的，自然更可以賺到些意外的工資，不過任別人怎樣談論她，或者取笑，她總是這樣大方而又勇敢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不理睬他們也不咒罵他們。以强壯的勞力換取自己的吃穿，她們是獨立的人，眞正的生產者，神聖勞動的女苦力！

有趣的離婚

在一個暖和的下午，我和陳女士到湖邦去參觀。本來跑了十里路已經有點疲倦了，很想休息一下，可是這裏招待我們的郭君很興奮地說：『我們到外面走走吧，今天是趕集的日子，各鄉來的人很多，街上熱鬧得很。』

『好，去吧。』

我不好辜負他的意思，立刻放下茶杯，就隨着他，還有陳，一同走到街上。

在平時，這的確是一條冷清清的街，舖子只有四十多家，而且都

是破舊的，在裏面能夠買到的東西也只能限於「鄉下人」的需要。可是今天大不同了，街上擠滿了戴斗笠穿草鞋或者赤着脚的男人女人，他們挑了各種各樣的農產品來出賣，每個人都是很忙地在做着交易；我們要費很大的力，才能從他們的陣營裏冲出來。

『喂，郭先生，站住，站住，我有話和你談。』

突然從人叢中走來一個跑得氣喘喘的年約三十餘歲的女人。

『什麽事情？』郭君問。

我們都站住了。

『關於我和我丈夫離婚的事，已經由你們批准了，但是我從前用了他十元錢，現在應該還他。不過借他的是大洋，而我現在因了窮

困，只能還他十塊小洋，你說可以嗎？』

哈哈哈，他們都大笑起來了，我不懂他們爲什麼這樣大笑，郭君連忙翻譯給我聽。

『那麼，你怎麼回答她呢？』我問郭君。

『我回答她，最好還他大洋，萬一辦不到，小洋也可以的，不過要好好地和他說明。』

就這樣，那女人認爲已經得到了圓滿答覆，很高興地走開了。

『這樣稀罕的事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無論在目前中國的那個階級裏的人們，如果離婚，總是男的給贍養費或者離婚費給女人的；而這里的女人，不但不需要什麼贍養費，連用了幾塊錢都要還淸，眞不愧

一個獨立的女性。』我很快活地對郭君說。

『最有趣的是借大洋還小洋的話，雖然相差很小，但她却認爲是一個嚴重得不得了的問題，所以特來「請示」。』陳也插進來微笑着說。

『的確，這里的女人是和別處特別不同的，她們不但自己的生活由自己負擔，而且大半還要負擔家庭。離婚，都是由女方提出來的，沒有能力或者好吃懶做的丈夫，時時都擔心妻子提出離婚。』郭說。

『那麼，每個男子都要起恐慌了。』我笑着說。

『當然囉，他們有些還靠着妻子來養活自己的，更是戰戰兢兢地

生怕失掉了她。』

「流倒不愧爲一個女兒國！」大家都笑了。

郭繼續地說着關於離婚方面的話，因爲我們已走到了煤山，所以話題隨卽又轉了方向。

挑煤炭的小姑娘

從街上走到煤山，雖然只有一里路光景，可是因了山路大陡，走到半途，腿已酸軟得再不能前進了。

『休息一下吧，沒有爬過山的，初次走這樣的路，實在太吃力了。』

鄭君看出我的疲乏來了，他要我休息，我反而不好意思停住，只得提起精神拚命地往上爬。

「不要休息，我們要一直跑到目的地，她們挑着這麼重的煤還能飛跑下來，爲什麼我們跑空路的反而不及她們呢？太慚愧了！」

其實那時我心裏比說的還要難過，還要慚愧。

達到目的地了，有十多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在那里等候過秤，她們每人的籮筐裏裝滿了大塊的煤，主持秤桿的人一面要記多少重，一面要收買煤的錢，忙的不得了，但他很從容，任站在旁邊等候的有多少，他也是這般不慌不忙地叫着某人多少斤，小洋幾角，銅板幾枚。

「爲什麼不多設幾處天秤呢？免得她們大家等候就誤了許多時

間。」我說。

「這是給她們一個休息的機會，要不是在這兒停一下，她們整天都是過的跑路生活。」

郭的回答，我才恍然覺悟到我發出來的是愚問。

煤很便宜，每百斤只需小洋兩毛，而她們挑到城市去賣，每百斤可得小洋六毛，每天以挑四次計算，可賺得小洋十六毛，合當地的時價恰恰一元大洋。這種生活雖然太苦，但比較大都市裏日夜蜷伏在機器旁邊流着血汗工作，每天至多得三四毛錢的勞動工人來，她們却自由適意多了。聽說有些體力强健而又負担繁重的婦女，她們每天也有挑兩元以上的煤的。至於她們自己家裏煮飯，很少用煤，因爲這裏的

柴簡直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

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小孩子，她也裝好了滿滿的一担煤在等候着過秤，我走去將担子放在肩上一試，不得了，剛放上去，兩肩就痛起來，我連忙放下來很慚愧地說：

「太不行了，我這麽大的一個人爲什麽不及這位小姑娘呢？」

她們通通笑起來了，尤其是那位小姑娘笑得起勁，不錯，她是應該驕傲的，她比我們每個人都要强，中國今日的男女學生，這些沒有用的有閒階級的知識份子，文不能做錄事，武不能做挑夫的人，都應該尊敬她們，欽佩她們。

本來我的目的是要去煤坑裏去參觀的，但因爲水太深，裏面又連

豆大的燈光都沒有，他們都不贊成我進去，只在窰口望了好幾分鐘。裏面挖煤的人自然很多，但運輸到窰口的却只有一個，他將煤從黑洞裏彎着腰挑出來放在門口，立刻就有人來接去倒在過秤的那塊平地上，他們的動作很快，每個人都是氣喘喘地汗流滿面。每次我看到從黑漆漆的深坑裏走出來的「黑人」，只有兩隻眼睛放出像星光一般的亮，我很想給他們照個相留做紀念，但可惜照相機沒有帶去。

在窰口的右邊用晒蓆搭了一個三角式的棚，一個小伙計正在宰鷄，地上擺滿了酒、線香、砲竹、錢紙和蠟燭等等，據說他們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什麽菩薩生日，尤其是打雷閃電不好的天氣，就要買肉買鷄來請菩薩，每次以鷄血塗在窰口，藉以避邪。

陳看她們過秤看得出了神，我更由挖煤的人而聯想到石炭王裏面所寫的一幕幕來。要不是郭君催促我們快點去吃飯，我們還不知要停留多少時候呢。

小土豪

這是出乎我意外的高興，當淑榮引我走進一座雅潔的小洋樓時，我眞不相信在東横還能見到這樣的房子。

『喝，怎麼有這麼好的房子？』

『這要感激這位房子的主人土豪劣紳。』她帶着滑稽的口吻微笑着回答我。

『呵，原來是土豪劣紳的，難怪這麼漂亮！』

雖然說漂亮，其實拿上海的洋房子比起來，這只能當做破碎不堪的厠所看待了。這房子雖然有兩層，建築的形式有點歐化，可是因了軍隊的破壞，門和窗戶欄杆等通通沒有了，壁上寫滿了各種各樣的標語，淑榮來到時才做了兩扇房門，可是窗戶仍然沒有，只用兩張大紙糊上那個大窟窿。

『這怎麼能通空氣呢？』當淑帶我到她給我預備的房子去時，我進門就大叫了起來，原來漂亮的房子只是一個繡花枕頭。

『嘿，你還嫌牠不通空氣，這樣好的房子在這小地方是找不出第二家的，你不要輕視牠，真正不通空氣，沒有光線，窮人們住的房子

你看了一定會嚇死呢。』

聽了淑的話我只能伸伸舌頭，不由得我不滿意，連忙將舖蓋堆在床板上。

這樣四壁蕭條的屋子，就是我暫時的家，幸而他們在人家為我借了兩條凳來，否則進門就只得罰立正。

第一次看見那個兩隻眼睛死死地釘住我看的婦人，她微笑着向淑招呼，淑告訴了她我今天才從漳州來。

『這女人是誰？』我有點奇怪淑和她講話的神氣怪親熱似的。

『就是房子的主人，土豪劣紳的老婆。』

『她的丈夫呢？』

『躲到廈門去了，還沒有回來。』

『她還有財產嗎？』

『沒有了，她的田通通拿來分給農民了，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現在她眞可憐，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天天挑煤，兩個男孩又太小了。只吃飯，因此她近來的生活一天天陷於窮困了。』

『這是土豪劣紳應有的結果。』

『咧，這就是她最小的兒子，你看他的面貌多凶多蠢，兩個大眼睛像老虎眼一般那種愚蠢呆板的表情，又像豬一般令人討厭。』

聽了淑的介紹，我再仔細地觀察站在我旁邊的小土豪，的確他的兩隻眼睛特別大，簡直像牛眼一般，可是從眼裏射出來的光是死灰

的，遲滯的，愚蠢而令人討厭的。淑又告訴我無論誰問他什麼他總要立正回答，而且特別有精神。比方問他：「你吃過飯沒有？」「吃過了！」「你不要站在這裏！」「是！」他的語氣和態度完全像士兵對待上級官長一般，眞有趣味。

每天他都要來我們的房子裏玩，有時朋友來了，我們買點花生米招待，他總要望着我們垂涎，於是我們漸漸地由給他糖打發他走而命令「你走吧！」了，他是不計較的，聽了我們的話馬上跑出去，可是不到兩三分鐘又走進來了。

「這小土豪眞討厭！」只要我們說這麼一句話，他馬上就起反感，狠狠地望我們一下就走開了，於是從此我們常常用這個方法來趕

走他，可憐他受了父親的影響，到現在來忍受這些侮辱。

有一天王君在樓上練習打靶，槍聲一響他就叫了起來，「拍，拍，」他一面叫，一面和另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走上樓來。王君每放一槍，他叫一聲，等到五顆子彈完了，我問他：「他放槍你害怕不？」

「不害怕。」

「為什麽？」

「不為什麽。」

「你說放槍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麽不好？」

「你說好，我說不好。」

「爲什麽你要說不好?」

「不知道，我只曉得放槍不好。」

這囘答令我好笑而又好氣，可惜話是出之於他——一個沒人注意而大家討厭他的小土豪口中，如果是蕭伯納說的，又要爲他大登其報紙刊物了。

他會說好幾句普通話，這是使我很慚愧的，我來到這里已經一個多月了。本地話一句也說不好，我和他母親講話，好幾次是他當翻譯，慢慢地我不大討厭他了，爲的每次我從外邊囘來，他總親熱地叫着:「小姐，你囘來了!」有時我故意用本地話問他:「你吃飽了沒

有？」

「我吃過了，你吃過了沒有？」想不到他囘答我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他不大出外邊玩，也許是怕別的孩子叫小土豪，整天在院子裏用小石子向空中拋，有時大聲叫着「開槍，拍拍拍。」

是一個春天的正午，我躺在床上睡午覺，忽然聽到樓下叫「衝鋒！殺！殺！殺！」的聲音，我以爲有些小孩子在練習兵操，連忙爬起來去看，原來只有小土豪一個人在那里自發命令，自吹號，自開槍……

「喂，你幹什麼？」

「打仗，」他立刻回答我。

「和誰打？」

「和敵人。」

「敵人是誰？」

「是我。」

這又是多麼幽默，他在自己打自己！

人的感情是由思想支配着的，我們對於小土豪還有他的母親總沒有好感，記得有一次我和淑到她園裏扯了兩個大蘿蔔來，也不告訴她，而且說有什麼關係呢？她和同屋的一位很窮苦的老太婆常常吵架，每次都罵得老太婆眼淚雙流，自然我們是同情老太婆而憎恨土豪

的老婆的，她的堂屋裏擺滿了金漆的數十年代的牌位，掛滿了金匾捷報，可是在這些東西的上面佈滿了蜘蛛網，堂屋裏堆滿了破爛的家具，雞、鴨、兔、狗的屎到處都是。在五年前是一個堂堂乎威風凜凜的土豪，而今只落得家破人離，不堪回首，呵，這是時代的演變，這是他們應有的命運。

一九三三，五，十三夜。

別矣可愛的孩子們

今天眞的和可愛的孩子們告別了！

當我去平權女校上「最後一課」時，在路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淒

涼。惜別的情緒，開始鑽進了我的腦海，一步步走，一步步想着今天我去說什麼話呢？

完全是六月的天氣，一個多月來沒有遇到像今天一般的晴天，火紅的太陽照得每一根草、每一片樹葉都疲倦得要睡，小小的石頭幾乎被曬得要跳起來了。

走進學校了，孩子們在樓上有的懶洋洋地讀書，有的口裏哼着亂七八糟的調子，還有一個穿格子花布的躺在窗檽上休息，唱歌的那位望到了我連忙喚醒了躺着的那位，我故意假裝沒有看見的走進禮堂，原來那位老先生也躺在椅子上打盹。

——唉，這那里像個學校呢？

我心裏想着，有點不高興起來，一面跑進教務室也不見一個人，問一位低年級的學生：「校長那里去了？」

他回答：「不知道。」

立刻我回頭跑到五年級教室找到一個和我比賽乒乓我故意輸給她兩次的學生，告訴她上課的時候到了，可是三分鐘還不到，教室裏已經坐滿了學生，像平日一般。但是奇怪，她們竟沒有一個揮扇，也沒有一個打呵欠的，雖然一條凳擠上五六個人也沒有看見她們現出熱的樣子，我倒有點替她們着急，因爲自己正在流着豆大的汗珠呢。

往常點名我總要注意每個人的面孔，由她們一聲聲清脆的答到聲中，你可以知道誰是勇敢的，誰是嬌滴滴的，可是今天我只是機械地

點着名而不敢抬頭望她們了，這是什麽原故呢？

我也不知怎的由嘴裏發出來「今天是最後一次的課了！」這麽一句，頓時她們都睜着兩隻大眼睛望我，她們以爲我說了要走的話，三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動身，以爲一定走不成了，誰知突如其來的消息眞的要走了呢？

勉强講了些關於學校改革的話，輪到怎樣才能做個健全的女性這講題時，我又不知要說什麽好了。幸而好，終於在四十分鐘內，我把這題目講完了，附帶報告些上海的男女學生那種不求實學只在裝飾上用功夫以及摩登女郎穿一雙絲襪要幾十元，一件漂亮衣裳要數百元，一只金鋼鑽的戒指要數千元乃至數萬元，一瓶香水精需要百餘元時，

她們都駭得吐出舌頭來，則則則的聲音，由每個人的嘴裏發出來，我看到她們那種搖頭縐眉以及滿堂的切切私語的表情，知道她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驚人的報告，我唯恐她們誤會我在誇贊她們的富麗，於是我從從容容地解釋說：

「她們的一切享受，都是我們勞動者用血汗來供給的，她們不但是不生產只消費的寄生蟲，而且是直接剝削我們的壓迫階級，因此她們也在被我們打倒之列。我們辛辛苦苦用勞力換來的代價，只是裝飾了這些寄生階級的小老婆——軍閥官僚的玩物，我們要認清她們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要打倒的對象。」

哈哈哈，她們都大笑了。

「對的，對的，這些東西是該打倒的。」

一個四年級的學生這樣大聲叫了起來，隨卽大家都點頭，與高彩烈地好像她們那般寄生階級眞的被我們打倒了似的。

下課了，接着是她們舉行歡送會。

這玩藝，我實在不願意再看到了，記得第一次來這個學校時，她們曾開過一次歡迎會，現在又是什麽歡送，眞太肉麻，我既不是黨國要人，又不是名人學者，有什麽值得歡迎歡送呢？我生平討厭這些虛僞的無謂的禮節，然而每次都被强迫舉行了。

無論如何也逃不出她們的包圍，當我擠在一百七十多個活潑天眞的孩子隊伍中時，我有點感到像失了知覺似的。校長夫人遞給我一杯

茶，我接着一口就喝完了，雖然是和平日一般的茶，但我好像嘗到了茶中放了蜜糖一般的甜，飲後的清涼，有如北平的刨冰。我再想喝第二杯時，而司儀的已在叫着請謝先生訓話了。

鼓着勇氣走上了禮台，向她們行了深深的鞠躬禮，然後開始我的臨別贈言。

照例說了些自己抱歉與勉勵她們的話，也許是我的心理在作怪吧，我總覺得她們每個人都用留戀和惜別的眼光在釘住我，連五歲的一年級生都沒有半點聲息地靜聽我的說話，我忽然難過起來！

『小寶寶們，我還沒有和你們開始玩，現在又要遠別你們了！』

這句話說出之後，高年級的都低下頭來，有兩位的眼睛裏流動着晶瑩的淚珠，我不敢多說，連忙講了幾句理智的話走下台來，一陣掌聲過後，我才稍稍恢復常態。

——學生答辭。

司儀的又在報告了。

天！誰知道致答辭的就是那位眼睛裏流動着晶瑩的淚珠底她呢？我不敢望她，因為當她說第一句話時我聽出她的聲音在顫動，我害怕她在台上掉下淚來，我望着我手裏的現代，又隨便翻開了一頁，可是字跡不到眼裏來，而台上的聲音卻傳進了我的耳朵。

「我們正在感激謝先生這樣熱心教育我們，愛護我們時，忽然她

要走了！我們除了傷心地請求她不拋棄我們，常和我們通信，訓導我們，勉勵我們外，我還代表全校師生祝謝先生健康，祝謝先生前途光明，遠大！」

還好，她紅着眼睛走了下來，我暗地裏慶幸她沒有掉淚。

為了怕她們一大羣送我，我特意坐在椅子上不動，然而她們都圍住了我，沒法只好走了。

擠，擠，擠，她們都擠上前來和我並肩走着，我想找幾句話對她們說，什麼都沒有，就這樣大家默默地像送喪似的走了很遠的路，終於因了我的堅辭拒絕，她們都停住脚向我行禮。

「再見！」

「祝你珍重！」

一幕別劇，就這樣閉幕了。

走進了深邃的山林，我像一隻失羣的孤雁感到寂寞的悲哀，我的腦海中充滿了她們的影子，可是她們一個也不在我的身邊，憶起了兩次批評她們的日記要她們不盡記些小狗打架，水牛在溪裏洗澡，小豬吃草，和三個錢買青菜，兩個錢買豆芽的瑣碎帳時，她們那種含羞答答的姿態，充滿了紅霞的蘋果般的臉兒，是多麽天眞而美麗喲！

我又憶起了那天爲了消磨時光而和她們打球的一幕來。在用兩張

高低不平的方桌搭成的球桌上我開始和她們比賽，每一個都被我打敗了，最後走來一個汗流滿面氣喘喘地好似衝鋒的戰士，我開始見了她不免有點害怕，及到看到她發球，我就知道她的本事，一連和她打了五個Game，都是她敗，最後三年級一個男生大約只有九歲，聽說平時乒乓打得最好的，而他也失敗了，頓時她們不服，說我是帝國主義，她們要團結起來打倒我的可笑而又勇敢的精神，是多麼有趣呵！

別了，可愛的孩子們，現在眞的遠別你們了！消逝了童年歡笑的我，除了在回憶中領略你們給與我的快樂和安慰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秋天的落葉

從昨天起，我才相信現在眞的是秋天了！

是上午十點鐘，我下了課回到寢室，只見床上鋪滿了梧桐子、落葉，和由破窗門上掉下來的石灰、塵埃。風，怒號着，黃葉不斷地飛了進來。

——好凉快呀！

我並不生氣，要是平日看見床上這樣多的灰塵，我一定要埋怨這房子太舊，粉刷的工人太糟糕，不該弄些石灰在窗戶上，而且又只是薄薄的一層，晒乾了老是一塊塊地掉下來。但我今天不埋怨房子，也

不埋怨粉刷房子的工人，我只是感到愉快，因爲秋來到我的房間了！我歡迎牠，輕輕地用鷄毛帚掃去了石灰和塵埃，掃出了淡黄的梧桐子，和枯萎了的不知名的落葉。

呵，原來地上鋪着的葉子比床上更多，要不是有床和桌子，椅子擺着，這簡直成了落葉蕭蕭的樹林了。

站着，默默地站着，我對着清朗的天空微微地笑了，我笑這可愛的秋已來到了大地，來到了我的房間，更來到了我的心裏。我要歡迎牠，讓猛烈的風將一切落葉，吹進我的房子，鋪在我的床上，牠是天涯的飄泊者，任秋風吹到那里便落到那里，沒有歸宿，沒有人憐，我同情牠，我愛牠，落葉呀，通通飛進我的房間來吧，這是你們的歸

宿地，這是你們的天堂。

我張開兩臂等待落葉到來，我要歡迎牠，更要從風那裏搶過來握在手裏，輕輕地撫摸牠，追悼牠已逝的青春，曾經被一切人讚美過、追求過、愛慕過的青春。

下午特和莊都來到我的房間。我告訴他們上午下課回來看到房子裏的景象。特望着我只是笑了一笑，莊說：『多麼藝術呀！你應該不討厭。』

『自然，我喜歡落葉進來，但不高興灰塵。』

『要這樣才有意思，』莊又說：『光只落葉，未免太單調了，人

生是複雜的，什麽都不可缺少。」

我覺得這話也有幾分對，在現社會裏，到處都是灰塵，到處都是烟霧迷漫，到處都是黑沉沉地像鬼域一般，你不喜歡灰塵，可是牠偏要掉在你的桌上，床上，有什麽方法可以拒絕牠呢？

我愛秋天，秋夜的月亮是格外美麗的，多情的，這些誰都知道，但我愛的除了月亮外，還有秋雨和秋風。

許多人說秋天最容易惹起人的煩惱，傷感，所以古今的詞人墨客，都是在秋天大發牢騷，搖頭擺尾嗚呼噫嘻，舞弄筆墨，我恰恰相反，我覺得秋天是一年中最快樂最美麗的季節，無論站在氣候、景

象、情感各方面講都是調和的，完美的，我愛秋，我更愛隨風飄舞的秋天的落葉！

秋之晨

大約是五點鐘的時候，我被一陣犬吠聲驚醒，再也睡不着了。

淡淡的月光射在我的房子裏，映出水銀一般的世界。天空是淺藍的，沒有星星。（也許有，但是睜開着朦朧眼睛的我沒有看到而已）奇怪，勞動者的號音和每次打開眼睛就看見牠向我點頭的綠樹忽然沒有了，這時我才猛然地意識到我已搬家。

這是一所新建的三樓宿舍，從工友們開始打地基起，一直到整個

的樓房完工爲止，我都親眼看到他們二十餘個男女的工作，每天五點鐘的時候，他們就起來，搬的搬磚，砍的砍木頭，鋸的鋸板，小伙計燒柴火煮稀飯……各種各樣的聲音都起了，有時我因爲改卷子晚上睡的太晚，或者因了失眠剛剛在四點鐘左右閉上眼睛，不一會又被他們吵醒了，心裏有點埋怨他們起的太早，但一想到他們是在幹一件偉大的工程，自己反而慚愧起來。

他們的生活是苦到再不能苦的地步了！早晨小伙計燒好了稀飯後，八個人有時九個或者十個人都圍在我房子旁邊的地上唏哩哈囉地吃着，他們下稀飯的只有半小碗生了霉、用鹽炒過的黃豆子。午飯是乾飯，但也爛得和稀飯一般，菜是用提水用的洋鐵桶盛着，我親眼看

見過五六次，他們每次吃的都是粉條燒豆腐，有時還夾雜些酸菜，湯很多。有一天我去查寢室，他們忽然在二樓的新房子裏吃飯了，我很替他們高興，我覺得費了他們三個多月的苦心苦力建築成的房屋一定要給他們住些時才對。

『Ja boun mo?』（譯音，吃飯了沒有？）其中有一位微笑着問我。

『mo』（沒有）

我也笑了一笑，想要多說一句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因爲他們只懂廣門話。我被一種好奇心驅使，連忙走近他們的鐵桶旁邊用勺子掬起熱氣騰騰的菜來看，天，又是一桶水，不，現在應該說一桶湯

了。裏面的菜仍然是豆腐和酸菜，但加了猪血和幾塊大肥肉。我很想告訴他們爲什麼不湯菜分開來煮，但隨即自己心裏打了一下嘴吧，「分開煮？他們那裏有時間？那裏有碗盞？那裏像你們一樣，肉裏還要放味精？」

『姆好呷。』（不好吃的意思）他們用廈門話說着。

『眞艱苦！』

我只能慘然地說出這三個字來。

『是啦，』這是他們全體的回答。

這時我像啞子一般走下樓了。

雖然我是怎樣尊敬他們，喜歡和他們接近

喧鬧聲，我總討厭，因爲我太不能做事了，不但在白天不能改卷子，即使翻一下書，也被外面的聲音鬧得頭痛，因此我天天想搬家，想了一個多月一直到昨天下午才達到目的。

醒來了，我感到一種寂寞淒涼的悲哀，工友們砍木頭，搬磚頭，鋸木板，釘木頭……小伙計燒柴的種種聲音都沒有了，只遠遠地聽到一聲聲雞啼聲，犬吠聲。

風，靜止了，有五扇窗戶都打開的，但一絲涼意也沒有，天空漸漸地由淺藍變成淺灰，由淺灰變成魚肚色了。

我在回憶着過去的創傷，心頭像有一塊巨石壓着我不能呼吸，我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煩悶。

『不該搬來的，爲什麽在那邊我每天睜開眼睛就起身，心裏很輕快，到這裏來第一天就這樣受苦，這究竟是什麽原故呢？』現在我自己埋怨自己了。

從熱烘烘的被窩裏爬起來站在窗前望到一座座的紅、黄、藍、白的洋樓，想到睡在洋樓裏面的那些男男女女這時還沉醉在甜美的睡鄉裏，但像牛馬一般爲他們終年勞動的工人們已開始工作了！

呆呆地站着，望着，一直到望到了無數的血紅的針向我的眼睛一齊射來，我才猛然地想起，時候不早了，到了我工作的時間。

什麽煩悶都沒有了，太陽，只有太陽能溫暖我冰冷的心，能燃燒起我熊熊的火焰！

海濱之夜

黑夜，我們三個人在軟鬆鬆的沙子上走着。

各人懷着不同的心情，靜靜地向着海邊！有燈光的海邊走着，風，並不大，可是吹在剛從熱得像蒸籠一般的小屋子跑出來的我們身上，簡直有說不出的涼爽，舒暢。

一鈎新月剛從東邊的海底爬出來，光線是這麼淡，淡得使人看不出顏色來，要不是蕩漾在海水中的月影波光給我們看到的話。

漸漸地走到近海水的淺灘了，這是剛被潮水冲洗過的沙灘，更比剛才走過的要軟，要濕。風，一陣緊一陣地吹來，潮水打在石頭上擂

聲沙灘的聲音，是這麼洪大而雄壯，這使得我們大叫起來了：

特挺起胸膛，張開嗓子大聲叫着，銘先生凝視着海水不住地說：

「太好了，太好了！」我，像小麻雀一般一面跳一面唱着 Moon night 的歌曲。

我們是這樣快活，像判處了無期徒刑的囚犯忽然逃出獄來了一般，一切煩惱，悶熱，都消去了，只是毫無牽掛地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裏，我們誰也不管誰，慢慢地踏着如綿般軟的細沙一步步前進。

整個的宇宙都浸在靜寂裏，如果沒有風聲和海潮的聲還聲，你簡直要懷疑你走進了死之國，而自己也變成了幽靈。

『不要走遠了吧，就在這里坐着看海。』

不知是銘先生走得疲倦，還是沒有胆量在黑暗中走路，他一個人站住了。

『不，我們還要前進，一直到有燈光的地方爲止。』特堅决地說。

『前面石頭太多，地下又濕，很難走，横竪是海邊，那里還不是和這里一樣。』

『不！我們不管牠石頭不石頭，濕不濕，總之我們一定要前進，走到那有燈光的地方爲止。』

『燈光嗎？那是一隻小船在海上行走，你瞧，我們越前進，牠越和我們距離得遠了，這樣追下去，恐怕追到天亮也趕不上牠。』

倒是我的發現，調和了兩人的衝突，就在距離游泳池不遠的地

方，三人一同坐下了。

細沙上是這般軟得可愛，好像坐在天鵝絨般的地毯上一般，凉透入骨的滋味，又像走進了水晶宮。我和特都躺下了，只有銘先生還是坐着，他是一位老大哥，生怕弄髒了衣服或者濕氣侵害他，使他腰痛，因此無論如何他是不躺的。

沒有聲音了，我們現在各人在享受各人的快樂，各人在幻着想各人的將來。

『假若有一個機會我能建築一座小房子在海濱，每天晚上我同二三好友出來散步，看月光和海水擁抱，聽海潮和柔風密語，清晨在海邊吸收新鮮的空氣，看美麗的太陽上昇，白天，別人熱得要死的時

候，我卻開了四面的窗子讓涼爽的海風吹進來給我看書，倦了，便讓睡神帶我到甜美的夢境去……一切我都不需要，只要有個機會給我過一下這樣的生活，我這一生便幸福了！」

這是銘先生的希望。

「靜靜地讓我躺在這裏吧，不要醒來，永遠地讓我享受像今夜一般的自然美景。這美麗的月亮，洪大的濤聲，偉大的海溶化了我的靈魂，什麼夢想我都沒有，只願我永遠地這樣躺着，像今夜一般的月，海，風永遠地不離開我。」

特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腦海中的只有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他願意緊緊地抓住這一

剎那，他願意，這樣美麗的夜永遠地不滅。

只有我，的確太苦了，一方而把海潮比成了時代，革命的怒潮正像海水一般，潮來時誰也不能抵抗，牠可以掃盪一切障礙，洗淨一切醒齪，冲毀一切堅固的堤壩。我愛海，就是因了海的偉大，海水的雄壯，每一個浪花相擊的聲音我認爲都是生命之力，非但海，而且是人們的生命之力。我是要投身在革命的洪爐中，犧牲在鮮紅的血泊裏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愛了海的靜默，海的溫柔和綠的海水的美麗，我願意在這淡淡的月光之下慢步地走進海裏，讓雄壯的海濤奏着輓歌；溫柔的海風，輕輕地撫摸我浮在碧波上的屍骸。月姐和星星放出慈祥的光輝爲我追悼。就這樣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知道，除了月亮、

星光、風、海之外，我離開了這苦惱的人間，實現了「我的屍骸不願讓任何人看到」的理想。

夜深了，風聲漸漸地尖銳起來，海浪的聲音更來得洪大了，潮水已漲到了我們躺着的脚下。心裏很想實行我的理想，可是旁邊還有兩個阻礙我的人。

因了銘先生的催促，我們忍心地離別了海，踏着月色懶洋洋地步上了寂寞的歸途。

心底譴責

這幾天來我更加容易生氣了，可憐的特做了我的出氣筒。他剛才

和我鬧了一場後，氣憤憤地跑掉了。當他恨恨地關門的一刹那，我很想追上去將他拉住，用求饒的眼光望着他，用溫柔的聲音對他說：『特，原諒我吧，剛才我是發小孩脾氣，你如果眞要出去，就帶我一同去吧！』然而不知爲什麽我的兩脚像被釘子釘着一般走不動，連眼睛也像被黑布紮住了一般沒有望到他，聽到樓下一聲重重的關門聲——比剛才在我這里鬧的還要響，我知道他含着無限的寃屈走了。

淚珠像噴泉一般從眼眶內滾了出來，我奇怪自己爲什麽近來如此傷感，動不動就是掉淚，在以前如非用辣椒去刺激牠，是不容易流出來的。

呆呆地坐着，淚珠的光像水晶般透明，像冬天掛在樹梢上的冰條

那樣清潔美麗，從這里我彷彿看到了臉上充滿了憤怒，悲哀的他，拖着孤獨的影子在十字街頭徘徊，在石山之上流淚，他一定不想回來了。唉！回來受我的氣，誰願意呢？

聽到噹噹噹的鐘聲，知道第一小時下課了，淚珠掉下最後一顆，李媽走了進來，我連忙裝出很鎮靜的樣子伏在桌上寫字。

我的心一陣緊似一陣的被壓迫得連呼吸都困難起來，我想大哭一場，或者立刻去到人山人海的街道上去尋找他去，即使找不到等到黃昏時我帶着失望和悲哀回來，總算自己報復了自己，自己代替他處罰了自己。因此，就這樣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樓來，來到中山馬路了。

男人，女人，小孩，老人甚至一根電燈柱，每輛停在路旁的洋車，都經過我的銳利的目光掃射，可是失望得很，穿深灰色學生裝的雖然見到不少，但總找不到特的影兒。

走了許多地方仍然找不到他，看警察崗位內的鐘已經四點半了。也不知怎的，居然跑到什麼廣禾路開元路這一帶來了，這時我還沒有絕望，我想他一定回去看到我留在桌上的條子了，他應該趕來的，如果我們在這里遇到，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跪下去向他懺悔的。

幾輛笨重的貨車飛奔似的駛過，塵土撲進眼來，幾乎把我變成了瞎子。隨着脚步走去，莫名其妙，突然又來到了海邊。

找不着他！這時似乎完全絕望了，但是奇怪，我的心忽而像掉下一塊石頭似的輕鬆了許多，沒有剛才的着急，也沒有什麼悲哀，只是茫然地跳進了一隻小划子，輕飄飄地來到了海的中央。

海水是碧綠的，雲是藍的，天的東北角上浮着幾朵棉絮似的潔白的雲，不整齊的洋樓在蔚藍的天幕下現得特別可憐而無聊。眞的，我將這些灰色的洋樓比成了燒給死人住的靈屋，好像裏面住着的人都是死屍一般。

因爲風不大。祇有微微的波濤，舟子搖得很慢，我細細地研究這幾天來的心情突變，是因耳鳴病加重，肺部又在作怪了，我不敢去醫院檢查，雖然醫生曾經再四叮嚀我無論如何每星期要去檢查一次，過

磅一次，但我不敢去，爲的是怕他嚕哩嚕嗦，說什麼休息，晒太陽，吃補品的話。

舟子問我去那里，我想用一句含有詩意的話回答他：『隨牠飄去吧！』然而我不會用廈門話說，即使說他也不懂的，只好用嘴巴向左邊動了一下，他就移轉方向了。

人生是空虛的，苦惱的，這時我更深刻地體會了此中的意味。雖然在艱苦的奮鬥中你可更把握着人生的意義，更可堅決你的信仰，加强前進的勇氣，可是一到像現在一樣，什麼都沒有了，心裏充滿着的是空虛的悲哀，人生的苦惱。

漸漸地我的頭重得不能抬起來了，而且前腦像用鐵錘擂着一般地

痛，溫煖的陽光照得我發昏，就這樣，小舟載着我漂流了一個半鐘頭，重新回到找不到特的影子的街道來了。

九個遣散兵

五十多個搭客擠在一隻從馬尾到福州去的小火輪上，雖然閩江的波浪沒有海的三分之一大，但究竟因了風太大，又加之是暗雲滿佈的陰天，船上又沒有一點東西可以遮風，當浪花像怒潮般打來時，每個坐在船邊的人都打着冷戰，我們三個人蜷坐在發動機的旁邊，雖然有時添煤倒煤屑時會有很多妨礙衛生的細灰被風送進你的眼裏或者喉管裏鼻孔裏去，但爲了取暖，我們甯可忍受這點小的痛苦。

突然一個穿着破爛得不堪的單衣底男人來到我們的面前把李先生擠開，自己倒在我的右邊了，他的頭上纏着一塊又粗又黑的白布，眼角裏堆滿了眼屎，鼻涕垂滿了嘴邊，一看就要令人嘔吐。

『嘿，怎麽的？把我擠開？』

李站起來驚異地問着，那人理也不理裝做發痧似的倒下去了。

『病了！你看他這模樣一定是病了。』

特說着又望了望我，我沒有說什麽，只是心裏想着，我沒有帮濟衆水，否則給他一瓶喝也許會好的。

『是的，他的確病了，臉色慘白，一定病得很厲害，我應該讓他的。』

爲了李先生說這幾句話時的態度過於嚴肅，引得我們都大笑了。

我很細心觀察這病人的一舉一動，喝，奇怪得很，不到五分鐘他居然好好地坐着伸手向機器旁邊取暖了。

『他並沒有病，是假裝病的樣子來奪取這坐位的，這傢伙眞厲害！』

我這樣輕輕地告訴了坐在我左邊的李，他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

從這時起，我忘記冷了，心裏在想着一件事情，奇奇怪怪，說出來也許太不成話了。

我覺得李太可憐了，好容易才從似强盜般的搭客裏搶到了這个吃煤灰、吹冷風的坐位，不到十分鐘却被一位假裝病人的騙子騙去了，

害得他站在煙筒旁邊受苦，照理是應該告發那人以欺騙罪而將坐位歸還原主的。但另一方面我想這種思想根本是錯誤的，爲什麽我要幫助李呢？他穿着厚厚的衣服，裏面有絨衫，外面還披着大衣，他挨凍是應該的，這暖和的位置，爲什麽不應該讓給只穿一件破單衣的可憐人呢？不但李該讓，就是我和特也應讓位的，因爲我雖然冷得發抖，但究竟披了一件夾大衣，特雖然沒有大衣，也沒有絨衣，但他穿的是夾衣，連同一件襯衫還有三重，那人是苦的，他只有一重而且是破了的，我們應該讓他們才對——這時我發現和他同樣的穿一件破衫的人還有八個。

「喂，你看他們還有這樣多的同伴，你說是什麽人？」

我指着坐在我脚下，被浪花打濕了背心的一羣窮人問特。

『不是當兵的，就是當了兵回來或者失業的。』特悯洋洋地回答。

奇怪，我的思想又回復到坐位這問題上去了。

他不應該裝作病，現出可憐的樣子來要李君讓位的，他應該很勇敢地說：

『你走開，讓我來坐，你有大衣穿用不着烤火，這位置應該歸我們沒有衣服穿的窮人所有的。』

如果他這樣說，我要五體投地的佩服他而且立刻「滾」下來把自己坐的地方讓給他們。唉！爲什麽他們不敢這樣說呢？他們有九個，哼！九個人難道還怕三個人嗎？

一陣嘈雜的笑聲，衝破了我的思潮，回轉頭來我問着：

『幹什麼？』

『他們在笑你。』特說。

『笑我做什麼？』

『笑你女扮男裝。』

這時我才伸手往頭上一摸，原來發現多了一頂博士帽子。

『爲什麼給我戴上這東西，眞丟臉。』

我取下帽子恨不得一下丟在水裏。

『人家怕你冷才給你戴上，你不但不感謝我，反而大發脾氣，眞是太豈有此理！』

特似乎氣了，但我知道這是假氣，沒有理他，我轉過頭去問剛才趕走李的那個假病人。

『你們是做什麽事的？』

『當兵的。』

他很快地囘答我，態度很和藹，這使我高興極了。

『在什麽軍隊？』

『四十九師。』

『爲什麽現在不當了呢？』

『現在失敗了換了另一個師長，他們解散了我們。』

『這些都是你的弟兄們嗎？』

『是，他們都是的。』

『你們從那里來？』

我轉問坐在我脚下的六個人，靠近我身邊的兩個很快地搶着回答我。

『廈門。』

『什麽時候解散的？』

『兩個月以前。』

『那麽你們在廈門做什麽呢？』

『不，我們在廈門只住了三四天，起初解散後，我們跑到泉州，想去找工作，但是等了一個多月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到漳州，到了漳

州仍然沒有辦法，只好囘廈門找公安局，要他給我們工做，給我們飯吃，但是公安局也沒有辦法，他把我們送進博濟院住了八天，在那裏也苦死了，每餐像米湯一般的稀飯還吃不飽，他說沒有事做，要我們立刻離開廈門，經我們大家苦苦要求，才打了一張半價統艙票給我們。』

一個瘦瘦的，穿了兩件衣服的，很流利地囘答我，他旁邊的弟兄們都睜着大眼注視我，特也低下頭來傾聽。

一個年紀輕，臉色蒼白得可怕的從破衣袋裏取出半截香煙來抽着，剛剛吞了一口立刻轉遞給第二個，第二個接着彈了一下灰往口裏一含又遞給第三個。

『你看，他們有煙大家抽，多麽親愛呵！』

我輕輕地附在特的耳邊說。

『嗯！當然囉，他們是同一命運的人。』

『這次被解散的一共有多少？』

我又開始追問起來。

『嘿！那才多，同我一道的有二百多，到廈門時只剩一百六十多個了，有一百二十八個是廣東汕頭人，這次六十一師招募新兵，我們一百多個都去應募了。哼！說起這次他們招兵的方法來才新奇哪！』

高個子聚精會神地說着，聽的人都漸漸地擠了攏來。

『我們都立正排成隊伍，那排長（派來招募新兵的排長），首先不

報告我們做什麽，只是用他那隻握緊了的像鐵錘一般的拳頭，按着次序在每個人的胸膛上拚命一推，如果還站着不動，臉色也不變的就是好漢，便有當選的資格，要是身子稍爲動一下，或者現出痛的樣子來的，他馬上駡一聲「丟那媽」就把你踢開了。」

聽的人都搖着頭，也有看了高個子那種口講指畫的情形而發笑的。

『那麽當選的人有多少？』我問他。

『他媽的，太嚴格了，只有十一個有資格應募的。』

『那麽，你們也被推了嗎？』特笑着問。

『可不是嗎？他媽的，我們的胸口至今還在痛呢。』

『白白地吃了一頓宼枉虧，這只怪你們的運氣不好。』

大家哈哈地笑了，但他們九個的臉上却現着憤怒的表情，還有兩個咬緊牙根，握着拳頭好像要打人的樣子。我又接着問下去：

『那麼那些落第的士兵們呢？他們到那里去了？』

『還不是和我們九個人一樣由公安局打了一張半價票送回廣東去了。』

接着，他們中有一高大個子操着滿口京腔的兵丁詳細地敍說着他們遣散後的生活是怎樣地困苦，他們完全過了一个多月的乞丐生活，有時沿門託鉢，有時跑到那些所謂慈善家辦的救濟院去接一兩碗稀飯吃，他們受盡了人家的白眼、慢罵、侮辱………

『唉，太可憐了！難道這就是你們平日在戰場上流血犧牲得來的代價嗎？』

我心裏想着，眞有點不忍聽下去了。

『你們當兵時每月有幾塊錢發？』我又換了一个題目。

『不一定，看你是那一个階級，我們上等兵每月只有十二元。』

『伙食呢？每月要幾塊？』

『六塊。』

『太豈有此理了，學生都只要五塊錢一个月，爲什麽你們反而要六塊呢？』我的確有點不相信起來。

『要是飯菜好也罷，偏偏我們吃的比喂猪的還不如，他媽的，都

是那些當副官的王八蛋吞入腰包裏去了。』

高個子大聲地氣憤憤地說着，害得我們也都代他不平起來。

我問他們是幾時去當兵的。原來和我談話的那兩个都是民國元年入伍的，整整地二十二年沒有離開過槍桿，他們說起滿清革命來是那樣津津有味，興奮得像要跳起來一般。

『他那時眞勇敢，』高個子指着坐在他對面那個瘦小的穿了兩件衣的兵丁說：『手裏拿了三個炸彈一直衝向裏面去，Pa—La一丟，炸死了十幾個做官的，我們一齊衝進裏面去，喝，那些說不出名目的寶貝眞多極了，滿眼都是，那里拿得完呢！那時我們的心都亂了，眼也花了，眞不知要拿些什麽好，說老實話，那次打仗，我們的弟兄有許多

發了洋財的，不過當兵的生來就是個窮骨頭，無論拿到多少，一到手就完了。』

聽的人越來越多，我害怕船身打斛斗，但又不好叫聽的人走開。

『你們這幾位發過洋財沒有？』

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問他。

『他，』又是高格子指着那位瘦小的說：『當過排長、連長和營副，曾經積過八千塊，可是不到半年都花光了，現在窮得和我們一樣，眞想不到。』

瘦子聽了這些話不但不惋惜，反而顯出得意的微笑。

『爲什麼花得這樣快呢？』

我像法官一般地審問起來了。

『他不是一个人花的，凡是我們這些沒有錢的朋友都用了他的錢。』

『喝，這倒是很好的。』

我只能說這麽一句普通的獎勵他的話，其實他才眞是个『有飯大家吃』的實行者呢。

『你們九个人都是福州的嗎？』

『是的，我們都是，但我的家還在汕頭。』

瘦子從容地囘答着。

『你們打算去做什麽工作呢？』

『到了那里再說，只要不餓死，什麼苦工都可以做。』

『你們都沒有衣服鋪蓋的嗎？』

『沒有，什麼都沒有，僅僅只有上身一件破爛的單衣，他的衣服還是在鄉下的一位農民給他的。』

大個子指着瘦子的兩重衣說。

『唉！太苦了。你們革命革了廿二年得到的代價是這樣？』

『唉，不要說了！我們的身上不知給子彈穿過多少洞，被刺刀砍過多少刀，我們全身的血流得快要完了，但這只是造成了軍官的地位，自己有什麼呢？』

想不到坐在大個子旁邊的那位廿多歲臉上鋪滿了麻子的青年兵丁

會說出這麼深刻的話來。

「唉！整整地十六年沒有回過福州，現在快到福州了，我還像在夢裏一般，一處地方也不認識。」

高個子有點傷感，聽他的音調是顫抖的。

「我比你更久，二十年沒有回過福州呢！」

瘦子說時，臉上充滿了悲哀。

「你們都沒有妻子的嗎？」

「幸而沒有，要有，也老早餓死了。」

高個子說：

「我有哥哥嫂嫂，他們都在汕頭。」

瘦子眞有福氣，不但有哥哥嫂嫂，聽說還耕有幾担穀子呢。

『那麽，你爲什麽不回汕頭呢？』

『我這个樣子怎麽好回去，甯可餓死，也不敢回去，何況總有一天我們會出頭的！』

瘦子的確有大丈夫英雄好漢的本色，每句話都是充滿了熱的力！

『此後你們願意做什麽？』

特很誠懇地問。

『我們情願再去打仗！』

『爲什麽？』

『打仗痛快！』

『不是痛快，你們是想升官發財吧？』

特說這句話時連那位像閻王面孔的老頭兒搭客都笑起來了。

『官，不會升到我們的頭上來，不過有了一支槍在手裏要打敵人是很容易的。』

再想追問敵人是那些人的時候，船快到福州了，只好打住。

慢慢地船停在大橋下了，小划子都擠攏來搶生意，起貨聲和叫喊聲混成一片，我匆忙地跳上了小船，回頭來望他們九個仍然坐在船邊沒有動作，每個人的眼睛都呆呆地注視着洋樓高聳的南臺；望着每個搭客帶着多量的行李上岸；望着每隻小船上的女人手忙足亂地搶着生意；望着渺茫的閩江；望着……望着浮動在眼前的一切景象。

阿！歸來了，九個只剩一條殘命的遺散兵！

一九三三，十，二夜。

黄昏

最難過的是黄昏，最有詩意的也是黄昏。

每天吃了晚飯後，我都要和特到妙高峯或者鉄道上散步。沿着斜斜的馬路走上去，就到了一中後面的小亭，我們是從來不在亭子裏休息的，迎着將要消逝的殘陽，慢步地欣賞着快要來到的迷茫晚景。

幾乎每次都是這樣，先走到老龍潭，看看被晚風吹縐的湖水，有

時也比賽投幾顆石子，看誰比誰投的遠，還要看看一個個倒映在水裏的人影，一羣羣的肥鴨，一縷縷的炊烟……然後，慢慢地走回來。

由妙高峯到小亭的這一段路，特別美麗，兩旁的槐樹像仙女似的臨風飄舞，雪白的花，襯在翠綠的樹葉下更顯得清秀，純潔。芬芳的香氣從微風裏送來，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服和愉快。

更有趣的，是當我們在槐樹中間穿過時，好像另走進了一個草木青青的仙境，眞正的桃花源。有時我故意走在後面，望着特的影子在樹陰底下移動着，正像看一幕天然的電影。

『特，美極了，我眞愛這些槐花，慢慢地走吧。』

每回走到這兒，我總要徘徊很久才去。

回到小亭上來，游人都散了，有時也有一兩個工人模樣的男人坐在裏邊打盹。對着迷茫的晚景，我們靜靜地欣賞着。

天，是灰色的，由烟囪中冒出來的烟也由黑色變成了灰色；遠遠地望去，灰色的湘江，灰色的麓山，灰色的長沙城，啊，整個的宇宙都灰色化了，只有閃灼在灰色中間的電燈在點綴着黃昏時的光明，在暗示着未來社會的燦爛。

是一個暖融融的春天的黃昏，我們沿着鐵道一直走到了猴子石。路是這般遙遠，望過去似乎就在半里以內，而走起來時經過了不知多少的草棚茅舍，還沒有到達目的地。

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大地又被灰色吞噬着，我們沒有顧到天

黑，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走着。

路上寂靜得可怕，除了我倆而外，簡直看不見一個行人。

『慢點走吧，特，無論如何我們要走到猴子石的，卽使回來是半夜了，也沒有關係，慢慢地走，不要辜負了眼前的美景。』

特拉住了我，眼睛在望着天邊一顆星。

『你看，星子都出來了，還不趕快走，太晚了，走路不方便。』

『怕什麽？有我在這里，什麽都用不着怕。』

我嗤的一聲笑了，他又繼續着說。

『你爲什麽不是個男孩子啊，否則，我們走倦了就睡在鐵道旁邊，或者跑到對面的小山上去，青草做我們的床，白雲做我們的被，

還有懸在天空中的不滅的燈光，夜鶯的音樂，多麼幸福啊！偏偏你是女人，到什麼地方去都有顧慮。」

眞的，「爲什麼我不是個男人呢？」我細細地咀嚼他這句話的意義。如果我不是女人，我的膽量一定更大，也許像母親說的我早已上天了！

到了目的地，我們快活得大叫起來，回頭望望被籠罩在黑暗下的長沙城，像一座寂靜的古堡，田隴間的蛙聲閣閣，更顯得鄉村裏的寂寞淒清。

在大自然的音樂聲中，兩個緊靠着走的人影踏上了他們的歸程。

一九三四，五，八。

大椿橋的夏夜

爲的是城外淸靜，便於看書寫作，才搬到這貧民窟的大本營——大椿橋來。

在長沙住久了的人，幾乎誰都知道大椿橋雖然距離城市太遠，交通不方便，但却是長沙的唯一租界。一九二九年，紅軍進城時，各處都受到一點損失，但大椿橋是平安無恙的。論地勢，大椿橋的確再好沒有了！三面都是山，湘江就橫在前面；過去幾十步，便是山明水秀的鄉村。聽說十年前這兒還是一片荒蕪的墓地，有一條小溪通湘江，溪上架着一條石橋，這就是大椿橋。

自從有錢的財主們在這兒造了房子以後，到這兒來蓋茅棚的，也一天多似一天了。現在大椿橋的居民，除了十分之二是財主，十分之二是小商人外，其餘通通是貧無立錐之地的窮人。

我們起初以爲人烟稀少的地方，空氣一定新鮮，誰知在這兒，却是例外。長萍鐵路就在屋後，每天你可聽到五次像鬼叫一般的火車駛過，還帶來滿天的黑烟。如果那時你的眼睛不小心，向上面開了一下，你立刻就會大叫起來，原來煤灰已經來照顧你了。

整天在汽笛聲裏，煤灰烟裏受苦還不算，還要加上推土的獨輪車，整天「旣戒旣戒」不斷地從窗口送進來許多灰塵。像北方刮大風的天氣一般，一小時不抹，桌上的灰，至少有三分厚；假若你繼續坐兩

個鐘頭不動，灰塵會把你變成白髮翁，黃臉戲子。

還有更討厭的：一羣小流氓，白天在窗外打球，晚上無緣無故地抛小石子進來。幾個朋友都勸我們搬家，但一想到大椿橋實在有牠的好處，便又不想搬了。

在我們的房子過去兩家，住着兩個算命瞎子，三個拾煤渣的小孩和賣芝麻糖的瘸牙子、擺荒貨攤的王二、接生婆瘸嫂子、拉洋車的四麻子，還有一羣剛從農村逃荒來的難民，和幾個天天被人家唾罵、沒有名姓的叫化子。他們有的和豬睡在一塊，中間只隔幾根竹籬；有的一家十多口，住在縱橫不到十尺的小茅棚裏；有的竟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隻破碗拿在手裏，白天在大街小巷裏乞討，晚上便隨便倒在什

麼毛廁角落裏，一覺睡到大天光。

假若你不怕臭，不怕髒，不怕熱的話，每天晚上你可跑到他們的茅棚裏去談談，包管你會得到無限的新知識。比方前天剛從新化逃荒來的譚某，他會告訴你鄉裏是怎樣天乾，農民餓死和自殺的，是怎樣多得駭人，他說：「這些人死了像狗一樣，用破蓆子一捲，便丟到土坑裏去了。」又說：「從前的農民，到了荒年，大家只曉得拖着空肚子餓死，如今，他們却知道組織一隊隊的，去到有穀子的人家裏吃排排飯去。」（註）

拉洋車的四痲子，他也會告訴你警察是怎樣壓迫窮人，做闊人的走狗。汽車來了，如果洋車停慢了一脚，立刻就用棍子打個半死，

『他媽的，有一次我看見汽車裏只有一個司機，警察也向他立正敬禮。哈哈，他媽的臭巴結！』

此外如福牙子、劉瞎子……他們會各人告訴你許多不同的故事，這些都是你最好的文章材料。

從大椿橋走過去，不到百步，這一帶的什麽鳳鳴園，××園，都是停寄棺材的地方。有時每天都可看到幾千人送葬的棺材，吹吹打打地從城內抬來，（自然，這些是要人或者次要人的夫人、太夫人等等。）只要不是瞎子，誰都要跑去看一下熱鬧；但他們看了回來，却又要駡：

『他媽的，這樣闊氣，那裏來的錢？』

晚上，黑黝黝的馬路上，（本來有一盞街燈的，但早已壞了。）橫一個，直一個的躺着許多僅僅掛一條破褲子的男人、小孩。有錢的老爺太太們半夜從戲院囘來，如果踢了王二的頭，或者踐踏了福牙子的脚，她一定惡狠狠地大聲駡着：『好狗不攔路，這些沒有攔關的畜生，眞該死！』

這駡聲，有時會將你的好夢驚醒。

大椿橋，這就是大椿橋的夏夜。

（註）成羣結隊的農民，在天旱時，向地主家裏去吃飯，吃完一家，又另去一家，這就叫做吃排排飯，也有只叫吃排飯的。

小鴨之死

一

星期日我們去找一位中醫看病，半路上看到有提一籃小鴨叫賣的，我們停住脚向他買了一對。

『這隻鴨子頭上有鳳球的，長大了特別美麗。』賣鴨者這樣介紹，於是我捉住了那隻頭上有個小宕宕的花鴨。

『我拿去養在學校的小池子裏吧，那裏面有牠們吃的東西。』將說。

『好的，不過……』

我的話還沒說出來，他已經拿着兩隻唧呀，唧呀的小鴨子走了。

三十分鐘後看了病回來，我走得很快，爲的要趕快去看小鴨子。

『我們同去把小鴨捉回去吧，不要放在池子裏，』我提議說。

『池子裏水太深，也許不宜於初生的小鴨吧。』

特同意了，於是我們同去看小鴨。

『怎麼？還有一個呢？不看見了！』

走到池邊，特大嚷了起來，我忙追去一看，果然池子裏的浮萍上只剩一隻小鴨在那里唧呀唧呀的叫，那隻頭上有鳳球的不見了！

『趕快找吧，牠也許爬到上面來了。』我連忙向園林裏的草間樹

下去尋找，特已經拿了一個採標本的水網來用力往水裏一撈，『喝，在這里！』

『還活嗎？』

我這時的確是驚喜交集。

『死了！』

蹲下去細細地一看，眞的死了，特以爲牠還沒死多久，可以用人工呼吸法救轉來的。於是將牠的腿伸直擺着，一上一下地弄了很久，結果呢？鳳球小鴨永遠不能唧呀唧呀了！

看到牠死的慘狀，心頭不覺一酸，眼淚幾乎要掉下了！尤其一想到半點鐘前牠在一大羣嫩綠的、淺黃的小鴨當中很愉快地唧呀唧呀

地叫着，而現在的結果竟如此時，更感覺生命這東西太渺茫了，不但小鴨如此，一切動物都如此，尤其是人類。

我埋怨特不該把小鴨放在水深的池子裏，以致活活地送掉了一條無辜的生命，他也很懊悔，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另一隻小鴨望到了牠同伴的屍體，更唧呀唧呀地叫得悲慘起來。

我提議將小鴨埋在池邊的一棵枝葉叢叢，綠油油地的柾木下面。特立刻放下死鴨去取小鏟子來掘好了墳墓，為了怕被狗或貓聞到了鴨的氣味去掘墳，他挖的很深，挖好了，輕輕地將屍體放下去，頭在樹底下，坐南朝北，墓的周圍，有花有草、有池、（唉！葬送了他性命的池！）有樹，風水是很好的，想來牠的歸宿地還不錯，總可對得起

冤死的小幽靈吧！

特去送鏟子去了，我呆呆地望到一堆凸出的小新墳，像哀悼一個親人似的默默地低下了頭。

另一只小鴨，很悲哀地唧呀唧呀地叫着。

風吹得草木蕭蕭地響。

小鳥在樹枝上淒楚地奏着輓歌。

唉，一切景象都是死的象徵呵！

特寫了一塊「小鴨之墓」的木板來，我們就豎在墓前做爲墓碑，一面是紀念牠，一面是告訴人家不要去挖這塊地方。

寂寞地，我們拿着另一隻小鴨唧呀唧呀地囘來了。

二

——這隻小鴨眞是個寶貝呀，我們要好好地養着。一路上，我都這樣想着。

長方形的小天井裏，栽着正開着鮮紅綺麗的夾竹桃和靑翠欲滴的小槐樹，還有一隻大缸，裏面養着金魚。地上長滿了靑靑的小草，小鴨就在這地方住下了。

大槪是牠感到獨自一個太孤單的原故，總是唧呀唧呀地叫個不停，在天井裏來囘地亂跑。

我用破碗盛了稀飯給牠吃，牠連望都不望我，又拿了些靑菜撕成

碎片放在飯邊，牠也不吃。

『鴨子是不能離開水的，也許牠需要洗澡吧。』我說。

特立刻到廚房拿了剷煤的剷子來，在太陽光曬不到的角落裏挖了一個小池，又怕土鬆漏水，連忙找了一隻碗來放在土中，然後貯滿了水，硬把小鴨放進游泳池裏去，誰知牠在裏面翻了一個觔斗，又唧呀唧呀地跑出來了。

為了牠的聲音，叫得太悲慘，我簡直什麼事都沒有心思去做。

午飯以後。

我照例端了一杯水到天井邊漱口，水從牙刷底下噴出來，像旱天下急雨似的落在天井裏，在小鴨簡單的腦筋裏，也許以為這就是下雨

吧，於是牠很高興地一扭一拐地走來，站在水下洗澡。起初用小嘴啄翅膀，洗腿，然後洗週身。

水濺在牠柔輭的、淺綠的羽毛上，像鋪上了一層珍珠般地美麗。

牠再也不唧呀唧呀地叫了，只是很忙地洗着澡。

最後，我將水迅速地傾倒下來，牠竟將兩條腿蹬了下去，呷呷呷地做着游泳的姿勢了。

『快來看，特──特呀！小鴨子多可愛，牠在漱口水下游泳呢。』

我快樂得狂叫了起來。

特──特看了活潑的美麗的小鴨，全身淋得水泱泱的，像小珠落在牠身上一般，他也很愉快地笑了。

『牠需要下雨，讓我再去倒杯水來吧。』

等我第二杯水倒來時，牠又遠遠地跑去玩去了。

從這時起，牠那像孩子撒嬌似的呷呷呷，小羔羊似的馴良蹲下去游泳的姿態，深深地印進了我的腦海。我暫時忘記剛才淹死在池裏的小鴨而只顧埋頭看書去了。

一點半鐘。

忽然我記起了房東有一隻母貓，剛生了四隻小貓，一身瘦得猴子似的，牠也許會很殘忍地殺了我的小鴨當老鼠吃，於是我放下書去看小鴨。還好，牠很安靜地蹲在樹蔭底下打盹。我想牠洗了澡後也許很涼爽，從鄉下來到城市，雖然不是牠走路，但在竹筐內擠來擠去，也

許疲倦了吧。爲了不敢驚醒牠，我只遠遠地站着看了一會，便回房裏來了。

『蘭，小鴨不見了！』

我回房來還不到十分鐘，特就在外面大嚷起來。

『在東邊的樹蔭下睡覺呢。』

說着，我仍然很安靜地看書。

『沒有，什麼地方都找遍了，沒有看見牠。』

『笑話，等我來指給你看。』

喝！眞的不見了！

我趕快往四處尋找。在曬坪的西邊找着了牠的屍首，天！多麼

慘呵，整個的頭被小貓吃掉了，此刻正在嚼着牠的頸項。我死命地踢了每個小貓，牠們的腸子都幾乎被我踢出來了。地上鮮血淋漓，我難過得心痛起來，忙叫特在牠睡過的樹蔭下挖了一個墳穴，又很悲哀地埋葬了牠。

『唉！想不到牠的結果比鳳球小鴨還慘呢。』

我沉痛地說。

『看到兩隻小鴨在我們的面前死去，眞有點難過。』

特居然也感慨地嘆息着。

從此以後，我無論見了母貓或者小貓，總要用脚狠狠地踢牠。大約一星期以後，這五隻惡貓被送到鄉下去了。

又過了半個月。

房東買來一對小鴨，毛是淺黃的，我每天都看到。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死去的那兩隻小鴨，是世間最美麗、最活潑、最可愛最溫柔的！……

玫瑰色的衣裳

一

一件玫瑰色的夾衣失掉了，我的心至今還是酸酸的。

三天前就失掉了一把鑰匙，我以為一定又是自己忘記丟在那个抽

屜角落裏了，因為不需要，也就沒有找牠。今天氣候變冷了，我想打開箱子取一件厚一點的布衣來穿，細細地找遍了所有的抽屜都沒有找到，猛然間，我憶起了下雨的那天，我曾翻出那件玫瑰色的夾衣穿過，因爲有袋子，鑰匙也許就在那裏面。於是毫不遲疑地去摸口袋，誰知一走進房，喝，衣架上的玫瑰色的夾衣不見了！

『秦嫂，你洗我的夾衣嗎！』我問女工。

『沒有！』

『你收在櫃子裏嗎？』

『沒有！』

『糟了！誰偷去了！』

秦嫂連忙走進來替我在衣櫃裏，樓上的箱子裏拚命地尋找，結果呢，自然沒有。

還不到五分鐘，我失掉夾衣的新聞，傳遍了三十五號所有的人。房東太太、姑小姐和女工們都來探訪。她們將房子四週打量了一番，又細細地觀察衣架的位置，和衣架上三件未曾拿去的衣服。

『太奇怪了！賊從那裏來的呢？從窗戶口鈎出去的嗎？太遠了，而且窗戶很高，從堂屋來的嗎？沒有這末大的膽……』

『爲什麼單單偷你一件，還有特先生的西裝，他爲什麼不偷？』

『這賊一定是女人，不是男子。』

『這賊一定是熟賊，否則他怎麼知道衣架就在這角落裏。』

『唉！那件漂亮的衣裳失掉了，眞可惜！』

她們說的許多話，我都沒有心思去聽，只有周女士說的「漂亮的衣裳」一句，引起了我無限的留戀與傷心。

說起這件衣的歷史來，實在太長了。

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在上海的亭子間裏過着極窮困的燒餅油條生活，爲了深秋的寒風，吹得我整天打冷戰，才下決心做一件夾衣，可是買什麼布好呢？手裏只有三塊錢，我準備這錢就要做成一件夾衣，而且連縫工在內。

從下午兩點，一直到五點的時間，都在四馬路的布店裏消磨，最後來到了車如流水的拋球場，遠遠地望見麗華公司大減價的廣告。於

是我低着頭走過去，爲了心上一塊巨石沒有放下，（布沒有買到！）我的脚步特別遲緩，我記得很清楚，那時險些兒被汽車壓死，要不是巡捕罵了我一聲的話。

好容易從人叢裏擠上了二樓，在少有人注意的賤賣部，我發現了這玫瑰色的「府綢」，爲了顏色特別使我一見傾心，我立刻自己抽出這段布來問價。

『多少錢一尺？』

『二角五。』

『買六尺吧，請多放一點。』

交易就這樣做成了，花了一元四角錢，買了六尺府綢，還買了六

尺花洋布裏子，一角錢一尺。橫豎上海放尺放得很多，我相信六尺做一件旗袍是夠了。

完全和我預算的一樣，一元的工錢，花了三塊錢，一件美麗的玫瑰色的夾衣穿在身上了。

『小兵，這件衣太漂亮了！』

『這是Love Color呀！』

曾經有幾位朋友這樣取笑過我，因此我總是不敢穿出門，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我穿牠恐怕還不到二十次。爲了怕人笑我太漂亮，我總是穿兩件單衣當做夾衣。

『蘭，你爲什麽不穿那件玫瑰色的夾衣？不知爲什麽我總覺得你

穿上那件衣就要年輕十歲，像个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特，常常這樣催促我，但我現在倒不是怕別人笑我愛漂亮不敢穿，而是感到消逝了青春的人，是不應穿這種活鮮鮮的顏色的。

現在，這件代表我青春的玫瑰色的衣裳是失掉了，永遠不會再見到了！

二

我對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吃的、用的、穿的都沒有私自佔有的觀念。以前是小鑼小鼓、小鴨、小貓、洋娃娃這類玩意，和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書籍，不讓別人拿去，如今連這兩種愛物，也可以贈給朋

友了，只要她是眞愛這些玩意，或沒有辦法買到這些書的話。

我曾丟過四个錶，（連我二哥臨終時留給我做紀念和三嫂送我的在內。）六根自來水筆，（不過也有一元或者幾角一支的。）這些都沒有引起過我怎樣的難過，因爲我覺得別人偷這件東西一定不是爲了要用，就是窮得沒有辦法才偷。他拿去既能賣到幾个錢，而下次又可使一个經濟力薄弱的人，以廉價得到我這件東西，（有時我也幻想着，也許有一天我自己又可買到一件已失去的東西，正如在北平的東安市場，發現我被竊的幾十部書在書攤上拍賣一般。）這種一舉而利別人的事，還有什麽可懊惱的呢？

可是這次失掉了這件玫瑰色的衣裳，却的確引起了我深深的悲

衰。自然，我不是憐惜這三元錢的衣服，而是因了牠的顏色象徵我青春時的驕傲、快樂、美麗。唉，青春消逝了，難道一件玫瑰色的衣裳也不能保留嗎？

信

時間還不到七點，我已經到信箱裏望了三次。經驗告訴我，除非速達，（快信）這時決不會有郵差送信來的。但因了昨天太使我失望，所以今天的情感實在等不到八點了。

信箱裏老是躺着兩封沒有主人而又是從郵局退囘來的信，每次從玻璃外面望去，好似有許多信似的。我受了好幾次騙了，嘔氣的了不

得，索性把牠拿出來丟在信箱上面，也有時想到要撕掉牠，免得這討厭的影子又映入我的眼簾。

從郵局發了信回來，眼看到一個郵差從對面的小橋上經過，我心裏在想：「這回一定有我的信了！」

連忙加緊了脚步跑回寓所，打開信箱，果然有一大堆信，生怕被別人搶去了似的，我通通抓到手裏再說，誰知一封一封地看下去，天！全都是別人的！自己的名字雖然在一張明信片上看到了，但並沒有看反面的話，卽刻被我撕掉了！

「失望呵！」可憐的靈魂，在內心叫喊了起來。

爲了望特的信，我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有時晚上十一點了，明

知道不會有信來，但也要到信箱裏望一望。好像不望一下，我就睡不着似的，我不懂情感究竟是什麽東西，牠爲什麽有這樣大的力量能支配我的生活，能支配我整個的生命！

我失戀了！是的，在今天我深深地領略到了失戀的滋味。外面在刮着如剪一般的西北風，玻璃窗被刮得咚咚地響，淡的鼻液像流水似的不斷地流了出來，脚已經凍麻木了，握着筆管的手也在不住地顫抖，但我不想生火，就讓我靜靜地凍死在這小屋子裏吧。無論凍到怎樣地步，總比沒有信的苦痛要少。我想。

爲什麽我不能把他前幾天寄來的信當作今天剛到的讀呢？爲什麽我不能把情壓制了情感專心於書本呢？明明知道路途是這般遙遠，相

隔了兩個國家，一封書信往還需要二十多天，但情感不懂得這些，牠只知道「要信，要信」！唉，眞想不到，他的一封信是這樣能支配我整個的生活和心緒的！

是的，我是經過幸福的日子來的，曾經一天收到過他的五封信，當我向朋友示威時，她們曾氣得不理我，也曾經爲了一面走路，一面讀他的信而跌傷了腿，荊棘刺破了臉皮；撞倒了踢毽子的小孩；遇到了「多羅波」（譯音，是日本的小偷常在路上搶刼行人的東西，或者攔阻行人的去路索錢，如果不給他，有些竟以刺刀來要挾。每年到了年底，東京的多羅波特別多）搶我的書包，也曾在月明如水的夜裏，佇立在富士見莊的電桿下，靜靜地讀着他情致綿綿，而又充滿了生命

之力的情書，溪水潺潺地流着，晚風送來一陣陣的花香；美的夜景，配和着我愉快的心情，我忘記了自己還在人間，好像走進了仙宮似的抱着嫦娥在跳舞。讀完了信，輕飄飄地像小燕子似地飛進了我小小的房間。

永遠不能忘的東中野之夜呵，牠是這般幽靜，這般寂寥。什麽時候我再徘徊在富士見莊的電桿下讀着他的來信呢？

湖南的風

是一個狂風暴雨的午後，我乘山手線的電車，來到了目黑。用電話約好了的岡崎君，他已經在車站的月台上等着了。這樣的雨天，爲

了找房子而害得朋友來車站等候，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但昨天明明是晴天，誰知道僅僅隔了一夜，老天就變得如此可惡呢！

我一面說着對不住他的話，一面走出了木屐聲嘈雜的車站。岡崎君告訴我，今天因爲雨太大不能去看房子，現在暫且到武田君家商量好了房子的地點再說。

這兩句話不啻在我的背上潑了一盆冷水似的全身打了個冷戰！因爲有個病在醫院的女朋友茘子想要和我們住在一塊，明天就出院，房子是非在今天找好不可的。然而做嚮導的人不願意，而自己又路徑不熟，有什麽辦法實現自己的希望呢？

衣服全被雨打濕了；開了口的皮鞋，也像破船一般開始咭啾咭啾

地流進水來，於是一雙脚都被淹了。

五分錢的公共汽車，又把我送到了武田君的家裏。

不久，竹內樣也來了，於是我們四個人開了一個會議。房子的地點和其他條件，大致都規定好了，但爲了要有樹木和「窗戶向南」這兩個條件，誰都說太難了，恐怕找不到這樣如意的房子。

『爲什麽一定要窗戶向南？』他們問我。

『無論是夏天或冬天，南風總是好的。』

這是我簡單的、直截了當的回答。

『那麽是要湖南的風呢？還是福建的風？』

我知道他們是在開玩笑了，因爲特是福建的，所以他們這樣問。

「既然是南風，當然是從湖南吹來的。」

他們聽了我似滑稽而非滑稽的答覆後，都笑起來了。

「那麼，你有「鄉愁」嗎？」岡崎君問。

「沒有，我是以四海爲家的，從來不知「鄉愁」是什麼。」

說了這句話後，不知怎的，大家都靜默了幾分鐘。我對着火鉢裏熊熊燃着的炭火，不覺在心底裏反問了自己一聲：「眞的我沒有鄉愁嗎？」

呵，湖南的風，多麼富有詩意的句子。

坐在漫漫的電車上，我想起了湖南的風。

呵，湖南的風，是那樣地溫和，那樣地吹得令人陶醉。

去年的春天，我過着不能以文字形容的幸福日子。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當特挾着書包從學校囘來後，我總要求他同我去郊外散步，他和我做的工作雖然不是一樣，（他整天拿着粉筆敎書，我整天拿着鋼筆寫文章。）但疲勞是同樣地感到的。況且他爲了採集標本，更高與跑到野外去。

迎着溫暖的南風，拖着疲倦的脚步，慢慢地邊談邊走地不覺來到了綠樹蒼然的山坡。在那兒，有雄壯的松濤，有小鳥的歌唱，有翩翩飛舞的蝴蝶，有沁人心脾的花香，在綠茵的青毯上，我總喜歡坐下來靜靜地聽松濤，看流雲。但特却和我相反，他需要動。當我正看着一

隻美麗的粉蝶，在和花兒接吻時，他却用捕蟲網捞來放在置有青酸鉀的玻璃瓶裏了。最初我對於這種行爲，未免有點感到不忍。後來看了特回來將這些爲科學而犧牲了性命的可憐蟲製成標本後，覺得牠們死後的軀體比生時還要美麗，可愛，值得愛惜。於是後來，我也慢慢地幫助他捞魚蝦，捕蛾蝶；爲了科學的原故，竟把二十餘年來的「人道主義」「慈悲心腸」改變了，這最大的原因，不能不歸到愛的上面。

走到野外，我才恢復了本來面目，恢復了兒時的天眞。我長嘯，我高歌，時而躺在草上，看流雲變幻，聽蛙鼓催春，時而臨風亂舞，低低地吟着：

春歸何處？

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
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
除非問取黃鸝。
百囀無人能解，
因風吹過薔薇。

其實那時並不是春已歸去，我只是喜歡念這首詞而已。

我採的野花，有時比特捉的蝴蝶還多。經過菜園時，總要買兩把

青菜帶回去。當黃昏的幕靄罩上了歸路，我們從大街上並肩着，微笑着走回家時，不知曾經惹過幾多少男少女的羨慕，孩子們的歡呼。（他們見了我們手裏的花和蝴蝶，總是這樣大聲叫着：「咧！來看，快來看，他們捉了這多蝴蝶，還有花！」）

更值得我回憶的是放風箏。

從書房兼寢室的窗口望過去，是妙高峯通天心閣的環城馬路，這在以前是築有城牆的地方。每天下午學校下了課後，一隊隊的男孩女孩，每人手裏拿着各種各樣的風箏爭先恐後地跑上山坡或者馬路上去比賽，看誰比誰放的高。

有時寫文章寫得疲倦了，偶然站起身來伸伸腰，不意猛然地孩子們手裏牽着的，像蠶絲那麽細的繩子，和翱翔在半空中的，像蜻蜓一般的紙鳶映進眼睛，我羡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想到自己如今快到中年了，還沒有嘗過放風箏的滋味。和他們那麽大的年紀：我正是被母親用二丈多的藍布纏着我兩隻脚，開始過痛苦生活的時候。小時候，除了用泥巴做菩薩，用篾刀在地下挖地洞煮「灰飯」吃以外，住在偏僻鄉村的我，簡直連風箏這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英，你高興放風箏不？我們也去買一個來放吧。』

有一天太陽正照着我發熱的時候，我這樣用試探的口吻問三嫂，她是個年齡比我小兩歲的大孩子。

「我根本就沒有放過風箏，自然很高興來一下，我早就想邀你去買了，惟恐你笑我太小孩氣，所以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說出來。」

聽了她高興的說話，內心裏感到輕微的悲哀。

——一個所謂成年人是這般可憐的嗎？連放風箏的自由都沒有。

絲毫也不躊躇地，我倆卽刻去買了一個二十四個銅板一個的風箏來。（因為在小巷子的舖子裏，只有這樣的便宜貨。）為了怕特和三哥回來找不着鑰匙開門，於是寫了一個紙條貼在門上：

『要找我們，請到曬台上去。』

英拿着風箏，我拿着繩子，兩個人邊笑邊跳地跑上了妙高峯的小山坡。有些女人男人見了我們，總是不約而同地用譏笑的眼光凝視

着，談着。我們在這一剎那間，似乎自己變成了孩子，完全忘記了是大人，沒有半點感到羞恥和不安的表情，只是天眞地笑着，在暖和的陽光下快步地跑着。

把我們自己用粉紅色的紙做成的尾巴緊上去後，就開始解下繩子放起來。

不知怎的，風箏老是放不上去，有時根本放不上去；有時放上去了，在半空中打了兩個觔斗又掉了下來，我總怪風不好，所以沒有法子駕駛風箏。但別的孩子們爲什麽一個個都是放的很高呢？而且一點困難也沒有。

孩子們都望着我們微笑，但我們仍然不感到害羞，反誠懇地，謙

虛地向他們中一位比較放得好的孩子請敎。

『我們老是放不上去，請你告訴我吧。』

那孩子走近來，拿起我們的風箏一看，沒有說話，就哈哈地笑了幾聲。

「你們把繩子縶在風箏的背上，難怪牠放不上去。」旁邊看熱鬧的孩子們，也都笑得在草地上打滾，這時我的臉上羞得發燒，而英也臉紅紅地低下頭來了。

我們是一對可憐蟲，生在二十世紀時代，却在鄉間過的十八世紀的生活。一切城市中的孩子們的玩具、敎育、以及一切的物質享受，我們在那時是連夢都沒有夢見過的。

那孩子替我們弄好以後，我開始照着他們的方法實行起來，果然風箏像輕燕似的飛上去了。

『繩子要緊緊地抓在手裏，慢慢地鬆，不要鬆得太快，不要鬆的太多，要先將繩子向自己身邊一拉一拉的，然後才慢慢地鬆過去。』

那孩子，不，應該說我們的老師，他又教給我們上面那一段駕駛風箏的方法，自然我們是有說不盡的感激藏在心頭的。

特囘來跑上晒台一看，沒有看見人，只遠遠地發現在妙高峯的山坡上，有一對似乎像我們的影子，但他不相信我們會眞的去放風箏。恰好那時三哥也下課囘來了，於是他倆一同來找我們。

三哥遠遠地就大聲地叫起來：『岡猛子（我的名字）不怕害羞，這大的人放風箏。』特也用手指在臉上畫着，我和英假裝做沒有看見他們一般，只管拚命地鬆繩子。因爲順風的原故，風箏竟達到了與雲接界的地方，最後只看到一點黑影在天頂上浮動，孩子們都一齊叫着：好！好！好！

這是我們風箏技術的成功，我和英相視一笑，這笑裏含着無限的快樂和驕傲。

一直到黃昏遮住了視線，四個人才被嫋嫋的晚風吹囘家來。

呵，湖南的風，是那樣地溫和，那樣地吹得令人陶醉。

元旦

——獻給患難中的朋友靜芬

靜芬：與其說時間過得太快，不如說過得太慢。唉！這兩年來我眞不知有多少次咬緊牙關恨日子去的太慢，可不是嗎？勇敢的南還要七個半年頭才能和你見面呢？唉！靜芬，想到這裏，我就氣憤，我恨不得一拳打開了那些緊鎖着的鐵的樊籠，解救出無數受着苦難的兄弟姊妹們出來，大家共同過着歡樂的年！

靜，提到年，你總不能忘記一九三〇年的元旦吧！

那是大雪紛飛的早晨，我縮着頸，駝着背，披了一件破大衣，凍

得鼻涕直流地來敲你的門。

『誰？』這是你脆弱的聲音。

『我，阿冰呵！』

門開了，你見了我滿身的雪花，連忙說：『快脫下大衣吧，雪要溶到裏面去了。』

『那麽頭髮上的呢？』我笑着問你。

『我來替你一根根地擦乾吧。』

說着，你就用手巾輕輕地在我的頭上拂着，我更笑了：

『這不是更把雪弄到我的肉裏去了嗎？』

『小姐爲什麽不坐車？落得滿身雪，怪可憐的。』

這時王媽已端了一杯開水來了。

『謝小姐怪喜歡玩雪，她是故意要在雪上踏些脚印，所以走路來了。』

其實，聰明的靜呵，你口裏雖然這樣爲我解釋着，其實你的心中何嘗不明白我爲什麽甘願冒着大雪走路呢？

吃飯了！這是多麽緊要的關頭呵！我害怕，眞的我生怕你將買米的錢統統統花在元旦這一餐飯的上面，那麽明天怎麽辦呢？幸而好，王媽端出來的菜除了一小碗洋山芋紅燒肉外，就是一小碟芹菜炒牛肉絲，一碗蘿蔔，一碗白菜湯。

『冰，我們的朋友是不計較吃的吧？今天太不像過年了，然而的

確是爲了過年才辦這許多菜的呢。』

當你慘然地坐下來時，我和萍都笑了。

『爲什麽要說這樣的話，難道我們是來吃菜的嗎？』萍，似乎帶着生氣的語氣說。

『眞的，說這麽兩句蠢話有什麽意思呢？』我也接着說：『我們今天的相聚，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我們並不需要過目前的年，而希望從今天起一步步地實現着我們理想中所要過的歡樂的年——那種全中國全世界的沒有飯吃不能過年的人都能過着快樂的元旦，吃我們一切用勞力換來的美麗的酒菜，我們要盡量地狂飲，呵，那時候，我們才能過眞正的年！……』

『對了，對了，我們的年在未來，我們的快樂也在未來！』

萍這樣說了之後，你興奮得快流出眼淚來了。

『媽，我還要肉呵！』

突然你的三歲半的孩子猓猓伸出飯碗在叫你。

『不要吃了吧，寶寶，吃多了不能消化的。』你一面用筷子夾着白菜在哄他，一面又連忙向我們說：

『趕快吃吧，快要冷了。』

唉！靜呵，你那時曾想像過我的心情沒有？我是多麽苦痛呵！爲了肚子的飢餓，我自然想快點吃，而且多吃一點。但是望到孩子的眼睛，想到我們吃了之後還有老媽，老媽吃了之後還有中飯，還有晚

上……

『吃飽了，這白菜眞比肉還要好吃呢。』

萍一面說着，一面用匙羹送了一大口在嘴裏。

『得了吧，不要嫌氣，吃點肉吧，雖然只有一點點，但在我們是多麽寶貴呵！』

你又說蠢話了，於是又挨了我們一頓駡。

靜，那次的印象給我太深了，什麽我都清淸楚楚地記得，無論什麽時候，只要人家一提到過年，一九三〇年元旦日的景像便闖進了我的腦海，立刻我就一幕幕地囘憶起來。

唉，那時更傷心的是可憐的兩個孩子！小雷雖然只有幾個月，什

麽都不懂，哭了時只要奶媽喂她一點奶就沒有問題，最難對付的是裸裸。他一聽到外面放鞭炮，便大聲哭着：『媽媽，我要放炮，我要洋娃娃，我要小汽車，我要糖吃！……』而你回答他的呢，不是瞪着大眼睛，便是說一聲：『你等到我們的世界來吧！』唉！可憐的孩子，他那裏懂得你的話呢？

靜呵，一九三三年又將過去了，再過三天又是元旦，你將怎樣度過那一天呢？前天你還來信說裸裸沒有衣穿，要我趕快縫一件寄來，那麽你當然不能有像一九三〇年一般的年可過了！雖然我們的希望比以前還强，可是在這寒冬歲暮的時候，也許有點傷感吧？可憐的小雷還不知如何地在活着，……唉！

靜，大家不要難過了吧，我們想到：

「我們的年在未來！

我們的快樂也在未來！」

李媽

昨天接到一個朋友思庚從上海來信，裏面有一段話是關於李媽的，我看了以後很是難受。

『前天在街上無意中遇着了李媽，她非常想念你，並且說，她去年沒有同你回湖南，很對不住你，要我寫信給你時，向你道歉、同時問你的通信處，我因爲小本子不曾帶在身邊，沒有告訴她，她說明天

去找我，還要很詳細地詢問你的生活狀況呢。』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三哥的愛人麗英從廣州來到上海，他們住在善鐘路，我第一次去拜訪他們的新居時，就看見一位前胸圍着一塊白布笑嘻嘻地向我招呼的娘姨。

『你找那一個？』

聽她說話是湘鄉音，我忽然像在異國遇到了數年不見的親友一般的愉快。

『我找我的哥哥謝先生。』

『你貴姓？』

她。

這一問眞問得太豈有此理了，但我並不生氣，我很幽默地回答

『我哥哥姓謝。』

哈哈哈，她自己大笑了一陣之後，連忙向我說着對不住的話，引我走上了三樓。

這天晚上我在三哥家裏吃着李媽做的湖南菜，太好吃了，我一連吃了三碗大飯。一面吃，一面羡慕他們找到了這麽一位能幹的娘姨。

『岡猛子，不要打主意，李媽是不能讓給你的，你想家鄉菜吃時就來這里好了。』

三哥開玩笑似的說着，我和英都笑了。

不久，他們回長沙去了，李媽從此就隨着我過生活，她有一個特性，就是不喜歡主人時時呼喚她，或者吩咐這個，叮嚀那個，她在外邊已有六年的經驗，無論做飯、洗衣、買菜、打掃房屋，都有一定的時間。她不奉承主人，因為個性太强，不肯屈服的原故，好幾次被人家辭退了。但為了她做的飯菜太好吃，也有幾處舊主顧常來信叫她去的。

她的衣服穿得非常整潔，床上老是鋪着雪白的毯子。我的箱子是從來不鎖的，可是連一塊布片都沒有失掉過。

若說起李媽的身世來，也有相當的悲慘。

她是從封建家庭逃走出來的，為了和丈夫不對，連兩歲的兒子都

不顧，毅然決然地逃到了長沙，又到漢口，後來終於來到繁華的上海了。

她娘家什麼人都沒有，婆家有一個老婆婆和她的兒子，還有她不要了的丈夫。

她已經出外六年多了，只回去過一次，兒子已經長大，在鄉村的一個小學校裏讀書。本來她家是什麼都沒有的，但她丈夫可以替人做工，老婆婆很康健，有時也可以打幾雙草鞋賣，主要的是李媽每月寄工錢回去，因此他們幾個人得以勉强生活。

李媽很愛她的兒子，幾次在我面前一談到就痛哭起來。尤其那次當我動身回家時，她難過了幾天。因爲我要路經她的門首，她託我

帶許多東西給她的孩子，裏面有一個叫子和兩包糖，又帶給她婆婆十塊錢。這些都是她半年來用勞動得來的收穫。她自己很省，一個錢也不用。有房子住，有飯吃，已解決了生活的最大部分，有時我羨慕她，我想假若和她一樣地生活，一定沒有這樣多的煩惱。

有了空閒時她便和我談幾分鐘的話。

「謝小姐：我在漢口作工時的那位主人眞好，他是由俄國囘來的，他說那裏的人每人都有飯吃，都有工做，沒有遊手好閒的人，沒有闊人，大家一律平等，什麼人都要做事才有飯吃。」她這樣笑嘻嘻地對我說。

「喝，那麼他待你好嗎？」

「他待我很好，有時我忙不過來他就來幫我做，他的太太也很好，和他一樣，只是身體常常害病。他告訴我從前在那個國裏的工人做六天工就休息一天，現在已經改爲做五天工休息一天了。」

「是這樣的嗎？李媽，你倒記得很清楚。」

「他還告訴我，女工有了孩子的都有人帶，呵，那是叫做什麽院……」

「兒童公育院，托兒所。」我忙替她說下去。

「我忘記了」她還是沒有聽清我說的兩個名詞。「裏面都是帶孩子的，而且女工每逢生產的前後都可請一個月的假，工錢還是有的，月經來時也可以請假。小姐，那眞好呵！」

接着是我告訴她中國的工人生活是怎樣地痛苦，怎樣地受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壓迫，但這些似乎她都能理會。因爲她在漢口時曾隨她的主人參觀過工廠，而我前次也帶她去參觀了申新紡織紗廠。因此工人的生活，她已經知道了一點。

×軍攻上海時，她天天要隨我們到前綫去看護傷兵去，她痛恨帝國主義者的野蠻無理，她悲痛被槍殺被火燒的同胞。聽到大砲響時，她氣得面如死灰，忙跑到曬台上去看是不是又炸毀了房屋而燒得遍天通紅。總之，她是個在娘姨的隊伍中有思想的一員。如果經過相當的訓練，說不定她還是個革命的戰鬥員。

有時爲了想念她的兒子，同時也許有點性的苦悶，她常常晚間失

眠。

「李媽，爲什麽你不愛一個人呢？」我曾好幾次這樣地問她。

「我愛什麽？眞是笑話！我已經這樣大的年紀了，而且第一個丈夫已經使我苦痛到這個地步，難道我還再去找第二個害我的丈夫嗎？」她正言厲色地說。

「不！從前是你家裏替你定的，他的性情，你不知道，所以兩人合不來；現在任你自己去選擇，當然可以找到一個使你滿意的人。」我很正經地對她說。

「唉，算了！我這一生再不想嫁了，世界上的男子沒有一個好的！我只願過兩年帶我的兒子出來送他讀點書，認識幾個字，免得和

我一樣像瞎子似的受苦。」

「那麼，你打算怎樣呢？」

「我嗎？沒有什麼，假若我積了幾個工錢就和兒子開個小店，辦不到，就照舊替人家做工，年老了不能做工就讓她餓死或者病死好了。」

「不要這樣說，李媽！」

我看見她的淚了，唉！充滿了她的雙眼的淚呵！

「但是我無論如何要生在外面，死在外面的，將來我連做了鬼都不願回到我的故鄉去！」

我知道她的痛苦，然而我用什麼來安慰她呢？

她需要孩子，我想她此生也許不會再找丈夫了，孩子眞是他的命根，她一定不能丟掉非帶出來在自己的身邊不可的。

記得我那次從家鄉回到上海時，初走進房子時，她便問我：

『謝小姐，你看見了我的孩子嗎？他穿什麼衣服？瘦不瘦？你問他想我沒有？我給他的東西他高興嗎？他有多高了？是從學堂裏喊出來的嗎？……』

我雖然覺得她問的太嚕嗦，但一想到她愛孩子的心是如何地深刻時便很耐心地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她一面傾聽着我的話，一面眼淚如瀑布似的瀉了下來，結果弄得我也流下淚來了。

一九三三年我在廈門中學教課，李媽從天津回到上海，又從上海來到廈門。我知道她並不是找不到事做，而是她信上說的：「謝小姐，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在天津時每晚都夢見你，現在來到了上海，替一個在銀行裏做事的王家做工，每月有六塊錢，可是我不高興，我願意一個工錢都不要，永遠地跟着你在一塊。」

當我正在九組上課的時候，門房三三慌張地走來找我，他生怕學生聽到似的輕輕地說：

「有位從上海來的李媽，謝先生認識嗎？」

「認識的，你帶她到我房裏坐好了。」

「還有幾件行李。」

『通通搬到我房子裏去吧。』

下了課，我很快地拿着粉筆盒和教科書走進了寢室。

『李媽，你剛到爲什麽不休息一會就做事？』

進門就望到她在用臉盆洗我換下來的襯衫和手帕，我驚訝地大聲叫了。

『謝小姐，你好嗎？一個人怪可憐的，要教書又要洗衣服，你看桌子上的灰塵總有一寸厚，抽屜裏也是亂七八糟的。』

『李媽，你帶這麽多行李來幹什麽？』

我嫌她嚕嗦，故意把話題轉個方向。

『並不多，網籃是空的，只替你帶來一點你愛吃的菓汁牛肉和蝦

米，還有特地從天津帶給你的二十個松花。呵，還有一個痰盂、兩隻飯碗和電燈泡。」

李媽口裏說着話，一雙手已經把東西一件一件地從網籃裏搬出來了。

我見到痰盂和電燈泡，幾乎連腸子都笑痛了，我說出「阿木林」三個字來之後，就倒在床上不能起來。

「痰盂還是從你三哥那裏拿來的，一件很好的紀念品，無論我到什麼地方都要把牠帶走的。飯碗是我們在上海吃過的，自然要帶來。電燈泡是那个六十支光的，晚上你寫文章時需要點牠。光太小了，於眼睛有妨礙。」

我感激李媽待我的眞摯和熱情，但一提到上海，我便沉下臉來，李媽是很聰明的，見到我外面的表情立刻了解我內心的情緒，她連忙坐在我的身邊安慰我：

『過去的，再不要放在心裏，從此你好好地開始你幸福的生活吧。』

她是這樣地了解我、關心我，一想到她用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血汗錢，從那遙遠的上海來找我，只要這一點，也夠使我感激她了。

去年當我們離開廈門到湖南時，李媽忽然向我哭泣着說：

『謝小姐，我不能同你走了，廈中的廚子要我和他辦學校的伙食，這里氣候還好，我再住半年年之後就到湖南找你，謝小姐，我一定

去的。」

這時我才知道李媽已經找到了對象，而且這對象，不用說就知道是誰。我爲她慶幸，想她該從此沒有苦悶了。誰知兩個月之後，她從上海來信，說她回來了，生活很苦，要我寄幾塊錢去。這時我猜想她也許和她的愛人鬧翻了，否則何至於這麼快就回上海來呢？

十塊錢寄去後杳無音信，也不知她收到了沒有，在匆忙中生活的我，很容易忘記了她。昨天看了思庚君的信，曾經陪伴我經過一年半飄泊生活的李媽底影子，又深深地浮上了我的腦海。

一九三五春於東京

悼廬隱

房東送來一份申報。拆開來，照例先從第五張自由談看起，突然，「廬隱死了」四個大字印進我的眼簾，我以爲自己看錯了題，或者是同名的死了！仔細一看，果然是和我有過一度交情的廬隱死了！上帝，我該不是在做夢吧？我的心戰慄起來了，眼睛裏盡是些廬隱的影子在晃着：快樂的、憂鬱的、沉靜的、甚至連那次在四海春喝醉了酒的廬隱、在民國日報社打哈哈、在我的小房裏嘆氣的廬隱，通通來到我的眼前了！

我和廬隱認識，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那時我和小鹿在編輯

北平民國日報副刊，她和小鹿是很好的朋友，因此常常來報館談天。但我們第一次見面，還是在四海春。這天是許小炎先生請客，女賓就只有我們三人。她和小鹿都是會喝酒的，我看到她那種一杯一口像夏天喝汽水一般的情形，就嚇得瞠目咋舌。

「來！我們來敬這位遠道來的新朋友小兵三杯！」

小鹿敬完了酒後，第一個站起來敬我酒的就是盧隱，我那時眞爲難極了，要想拒絕她，我們是初次見面，於面子有點過不去；索性喝三杯吧，又怕她以爲我也和她一樣酒量大，再來三杯，別的人也跟着每人來三杯，那可糟了！幸而急極生計，我假裝有病不能多喝酒，只能接受一杯，其餘請小鹿做代表。後來居然她兩個人醉得一塌糊塗，

大笑大鬧，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飯是十二時開始吃的。）才叫車子送她們回去。

這一次我們沒有談什麽，她只問了些我當兵時的情形。

「現在你還想當兵嗎？」她笑着問我。

「祇要有機會，當然去的！」

「我佩服你，我是沒有這種勇敢的。」

「當然，你怎麽捨得你的小盧隱呢！」

小鹿這句話又引起了她的悲哀，於是她立刻沉下臉來嘆息了！

又是一天下午，她來報館找我們玩，三個人坐在我那間編輯室兼寢室、會客堂、休息室，有時當食堂用的小房間裏，吃花生、剝瓜

子。小鹿提議要她將她寫給李唯建先生的情書發表，她笑着說：「那有什麽關係？發表就發表，不過慢一點，也許我們不能成功呢。」

哈哈哈，又是她的笑聲。

我自從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廬隱整天過着以淚洗面，以酒消愁的生活以後，我便替她擔憂，一聽到小鹿說她有了新的小愛人，我才爲她慶幸起來。

又是一個熱得令人要自殺的夏天午後，她又來找我們談天。

「這兩天你的小愛人來看過你沒有？」

小鹿是慣於開玩笑的，她一進門，就取笑她。

「唉，也許是一幕悲劇呢，我知道有許多人會說我的閒話，因爲

我是個生了孩子的「老」母親，而他只能做我的小弟弟。但，管牠媽的，戀愛是自己的事，怕別人反對幹什麽？』

由她這幾句話裏，我看出了她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在顧慮着社會的閒言，一方面正被愛之火焰燃燒得厲害的她，又想不顧一切地過着她的熱戀生活。

「閒話？只當牠放屁，你只管愛你的好了。盧隱，我贊成你們早點結婚。」小鹿說。

「一個人連戀愛都沒有自由，簡直就不要做人了！」我也正言厲色地說。

我那時雖和她認識不久，但也很懂得她的心理，了解她的爲人，

雖然她的思想和我不同，但在友誼上，我們是有相當的好的！不久，報紙遭了厄運，以過激的罪名封閉了，從此我和小鹿搬進了女師大，而廬隱也不常來了。

從那時一直到現在，我們就沒有見過面，現在是永遠不能見面了！唉！

是前年的冬天，我到三德坊看小鹿，她對我說：

『小兵，你快去看看廬隱吧，前次她來還在問你呢。她現在怪可憐的，你去看看她吧。』

『怎麽？怪可憐的，她不是已經和她的小愛人結婚了，生活得很幸福嗎？』

我聽了說她可憐的話，不覺大大地驚奇起來。

『結婚了雖然幸福，可是孩子不斷地來，這就使她苦死了！』

『現在生了幾個？』

『雖然只有兩個，可是已經……』

我知道底下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什麽。

『唉！太苦了！那比生孩子還要苦痛，還要危險呢。』

『可不是嗎？她說做女人眞無聊，太痛苦了，倒是生不如死。』

我好幾次下決心去看她，而且有一次竟約好了輝羣女士，先在她家裏吃了晚飯，再去看廬隱，然後大家一同去看工部局女子中學的游藝會，後來不知臨時發生了一件什麽事，我失約了，沒有到輝羣那裏

吃飯，但我們後來終於在會場碰着了。

『廬隱呢？』我問輝羣。

『就在前面，你看見沒有？咧，那位穿灰色旗袍的就是她。』

順着她的手指去，遠遠地我望見一幅消瘦的、憔悴的側面影，不覺長嘆了一聲。

『你要不要找她？』輝羣問我。

『不要，這裏人太多，不好說話，還是改天我去看她吧。』

唉！誰知錯過了那次見面的機會，以後就永遠見不到她了！

廬隱，你個人是得到了解脫，永遠離開了這苦惱的人間。但你在九泉之下，也曾想到你丈夫和女兒的悲哀？三歲的孩子，雖然不知道

你是死了，她以為你在睡着，等下就會醒來的。但這無知的幼兒的慘狀，更是多麽令人痛心呵！

廬隱，由於你的死，使我憶起了和你同病而亡的冰之——烈文先生的故妻。你和冰之都被庸醫所誤，想起來眞痛心，一個女人的生命是多麽渺茫呵，不是死於刀槍之下，便是送掉在孩子手裏。我不是樂生畏死的人，但對社會曾經有相當貢獻、在文學上有希望的人，是不應如此輕輕地死去的。你們的死的確是社會的一個損失呵！

寫到這裏，已經是起更時候，外面正下着大雨，響着暴雷，我放下筆，對着電光閃閃的天空呆望着，兩顆淚珠從我的眼裏掉下了。

廬隱，如果你死而有知的話，該了解我此時的心情！

櫻之家

爲了找房子，不知花費我多少時間，受過多少閒氣，記得在特沒有來之前，我和雪影去找房子，老太婆出來回答的，不是說不租給中國人，便是說不租給獨身的女人。這些話不知引起我們發過多少牢騷，有時就氣得啼笑皆非。你如果要質問她爲什麼不租給中國人，那才倒天下之大霉，她會亂七八糟地說中國人如何愛鬧愛吵，不講衛生……

好容易和兩個朋友一同找着了櫻「阿怕拖」（公寓之英語譯音）。這是一座精巧玲瓏的小房子，外面漆的粉紅色，完全和櫻花的顏色一

般，我最初望到牠時，腦筋裏立刻受了一個大大的刺激，呵，住在粉紅色的房子裏，該是多麽有詩意的生活！

我一面這樣想着，一面念着這房子的名字：『沙枯拉阿怕拖，太美了！這名字太美了，如果有房子，我非住在這里不可！』

他們聽了我自言自語的話，都哈哈大笑起來，房主人告訴我還有一間樓下的房子空着，於是我看了後立刻就放下定錢，决定第二天搬來。

下了電車，走過鉄路，就是一條有相當熱鬧的鄉村的街。走到一間賣花店的面前，你會突然發現一個奇蹟，擺在你眼前的原來是一座高聳入雲的松林。樹是那樣高，筆直，而又整齊得特別可愛！因爲是

松樹和杉樹的原故，所以四時都是綠油油的。你如果要到「櫻之家」去，最經濟，最美麗的道路自然是穿過森林。自己在樹底下行走，如果把風景看得太嚴重了，倒反沒有什麼趣味，最有意思的是自己慢慢地在後面走，看着人家一個個地從樹蔭下經過。若遇着晴天，人的影子迅速地在路上移動着，好像看電影似的，非常有趣，雨天，路太壞了，不但感不到什麼好處，而且非常恨這塊地方。下雪天，不待說，這兒是最令人留連的了！雪景，白茫茫地一片，亮晶晶的冰條，掛在屋檐上樹枝上，再加上一眼望過去的白皚皚的冰山，簡直令你忘記了此身還在人間。其實這些景緻並不算稀奇，最妙的還是堆積在松枝上的白雪，當着行人從底下經過時，牠突然輕輕地打了下來，弄得你

滿頭滿身都是雪，有時恰好落在日本的少女頭上，或者粉頸上，她們那嬌滴滴的叫笑聲，和泛着桃紅色的兩頰，眞有描寫不出的美麗。

是第二次下了春雪的第二天，我們從森林中經過，走到半途，雪塊忽然掉下來，差一點打在特的頭上，他連忙把帽子取下來給我戴上，自己光着頭在前面打先鋒，後面兩個日本男學生，看我戴着男人的帽子，笑得一塌糊塗，我並不覺得女人戴男人的帽子好笑，而覺得他們的笑才眞是好笑，於是自己也笑了起來。

是的，這里是這樣一個有趣味的地方，路的右邊是神社，去郵局常常要經過這里。寂靜、清潔自不待言，最令人懷戀的是黃昏時晚風吹動的松濤和在清晨聽到的一聲聲告春鳥的歌唱。

有月亮的晚上，你經過這里，一定會不知不覺地念出『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詩句，而且理解那是怎樣一個情境。

森林的旁邊有一灣溪水，這溪水永遠在潺潺地流着，經過深邃的森林，也經過粉紅色的房子。

「櫻之家」，就在山水清幽的地方建築起來的。裏面雖沒有外面的美麗，然而只化十二元一月，有精巧的書齋、睡房、廚房給你享受，在東京，這樣便宜的地方是再也找不到的。何況早晨有太陽喚醒你起床，晚間有清朗的月亮陪伴你寫作，只這兩點也值得我們留戀了。

然而，這樣幽靜、這樣美麗的地方，我們終於離開牠了！

一直到搬運夫來搬行李爲止，我還在猶豫地對特說：『不要搬了

吧，這里太好了！」

當汽車走了半個多鐘頭之後，我好似在夢裏似的仍然回過頭來從玻璃窗裏尋找那在森林深處的「櫻之家」。

一九三五・三月於東京

悲鴻的畫

四號的下午，趙先生陪着兩位陌生的客人來訪，其中有一位穿西裝的就是「久聞大名」的徐悲鴻先生。

上午因課忙，連報都沒有看，經趙先生告訴，才知道悲鴻先生帶來的畫，已在樂羣社開始展覽了。於是就在客人走後半小時，我便和

楚珩跑到樂羣社參觀畫展，同去的還有一位蕭先生。

爲了要看畫，我竟把眼罩揭開了，「那幾天我的左眼正害着病」雖然敷了藥有點難看，但這時我已顧不了許多，兩隻眼睛看東西，總比一隻看得清楚。

悲鴻先生的畫，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已看見不少了，但畫展還是第一次參觀呢。看完了所有掛着的二十幾幅畫後，我得着了一個感想，正如一般人所感覺到的，悲鴻先生的畫中充滿了力、充滿了活躍；他的筆調是雄渾的、剛健的、而同時是幽靜的！我還覺得他的畫與別人不同的是在自然，不加雕琢，用筆大方，無論畫什麽，總令人一見就精神痛快！這就是悲鴻先生的畫與常人不同的地方。

他是以畫馬出名的，但不客氣地說，在樂羣社展覽的幾匹馬，（有從天空中躍下來的飛馬，也有在飲溪水的哀馬）並沒有像在武鳴軍訓大隊部的樓上，畫的那匹來得雄壯、有力！那是他在十分鐘內用一支粗大的，看來似乎不十分好的毛筆畫成的戰馬，那有悲壯哀情的臉部和尾巴，令人一見就想佩好槍彈，跨上馬去，直衝入敵人的陣營，殺他個落花流水！這幅畫，眞是他的「力」作！他自己也覺得馬的臉部和尾巴的確很有精神，而我們站在旁邊欣賞的人，更沒有不欽佩他的藝術天才和迅速有力的藝術手腕的！

樂羣社的畫展給我印象最好的，還是那兩幅山水畫和枇杷。而山水畫中，我覺得天目山的雲海氣象要比野渡好得多，無論站在技巧、

色調和取景那一方面來說，野渡都趕不上雲海氣象。看了前者，我的精神不期然地有點飄飄然起來，好像自己曾經到過一個這樣的地方，而且曾經立在那望下去不知深淵的峭壁巉崖上欣賞瞬息萬變的山嵐、雲彩，忘記了自身，也忘記了人間，整個的心靈，在這一剎那間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了。但當我看到野渡時，我總覺得樹的位置太近，樹的枝幹太粗，而船又太呆板了，沒有「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風味。

說來慚愧，對於畫，我還是個門外漢，自然不會批評，寫這幾句話不過是隨便談談而已，還得請作者原諒。

悲鴻先生的畫，無疑義地，他是出了「象牙之塔」的，他不是爲藝

術而藝術的畫家。近年來他的畫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尤其去年，從莫斯科歸來之後，更感到中國的藝術太缺乏「力」的表現了！中國的藝術家需要深入群衆，多多產生大衆的藝術才行。這兒，我對於悲鴻先生的畫有點小小的貢獻和最大的希望。

辛克萊說過：『一切藝術都是宣傳。』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所產生的作品應該是取材於社會，而且是最大多數、最有價值的下層社會。藝術家是絕對不能離開現實而單獨生存的，尤其一個爲大衆所注意所期望的藝術家，他更要深入大衆的隊伍，多多了解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痛苦和要求。中國現在的環境，到處是藝術家的材料，水災、旱災、軍閥內戰、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老百姓的枯瘦的

臉、骷髏般的「活屍」、被機器壓斷了手指的紗廠工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農民生活、大腹賈的資本家、奸滑陰險的土豪劣紳……這一切都是畫家的題材，都是引起大衆愛好的藝術。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所產生的作品絕對不是個人的，絕對不是供給少數有閒階級欣賞的，更不是止於譏諷或發洩自己的情感的！主要的，要使自己的藝術，深深地打進大衆的心裏，引起他們的共鳴，使他們了解，使他們愛好，使他們一見就說：『這畫很好，這好像前年餓死了的王四的臉，這老頭也很像逼死了阿三，强佔他的妻子阿香的陳六爺！』這不過是隨便打個小小的比方。其實用不着說，悲鴻先生目覩中國近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壓迫可憐的勞苦大衆，早已收集不少的實

際材料。我希望悲鴻先生在最近的將來，有大量新的作品產生，這些是比我們所看到的更要有力，有精神！而且使每個工人，每個農民都有機會看到悲鴻先生的畫，而且了解那是表現他們的生活的！

末了，還要聲明一句，在樂羣社展覽的不過是悲鴻先生中國畫的一部份，還有他的西洋畫，我們這次都沒有看到，自然不能拿這廿幾幅畫去批評他的整個思想。但我們希望悲鴻先生做個勞苦大衆的藝術家，爲了挽救我們衰弱的中華民族，在目前，需要產生那種充滿了生命之力，充滿了血，充滿了鬥爭的藝術來安慰大衆，鼓勵大衆！

最後，希望悲鴻先生的畫，永遠是前進的，站在時代的前面爲大

衆努力，爲大衆奮鬥！

一九三五年冬於南高小樓

雨

一個多星期以來，老是下着連綿不斷的牛毛雨，心裏充滿了抑鬱、煩悶和憤慨。

是的，別人在雨天只有煩悶和苦惱，而我却有憤慨的！我詛咒這梅雨似的天氣，牠喚起了我創痛的回憶。雖然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也曾熱烈地希望過下雨，但那是另一種心情，而且我所希望的是傾盆的大雨，而不是絲絲的牛毛雨，記得我第一次踏上廣西的地界，那是

初抵梧州的第二天，我們和朋友到洞天吃晚飯，去時還看到美麗的晚霞掛在西邊的山上，不料吃了飯回來，已是大雨滂沱，滿街成了江河了。

除開我，他們三個人都很着急，尤其那位女朋友穎更後悔沒有帶傘出來。我却暗暗地高興，不管他們討厭不討厭，終於說出這樣的話來：

『這樣的雨，下得痛快極了，但希望明天就天晴。』

『廣西的氣候，在一小時內，常常會變化三四次的，也許今晚上你們就可看到月亮呢。』

致深先生的預言，雖然沒有兌現，晚上仍繼續着下雨，但第二天

的確是個好晴天。

來南寧將近三個月了，除了感到這兒缺少山水之美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的枯燥外，對於氣候我似乎沒有什麽不滿意的地方，原因是南寧的氣候很合我的脾胃，常常在晴天突然下起大雨來，但下過立刻又晴了，這是使我最高興最痛快的；不料最近一個多星期來，討人厭的牛毛雨日夜地下個不停，說句過火一點的話，有時煩惱到了極點，恨不得立刻離開這兒跑向那有陽光或者正下着狂風暴雨的地方去！

起初，在牛毛雨初下的第一天，我不但絲毫都不覺討厭，而且一到下課，我便倚在欄杆邊欣賞那幅富有詩意的煙雨濛濛的畫圖。

從小樓的東邊望去，有一條由鄉下直通城市的小石徑，那是和一

條終年黃濁的溪水平行的，灣灣曲曲，一直通到綠樹叢裏便遮斷了去路，望過去，好似那邊有一座深邃的森林，這路不知還有多長；在森林中不知藏着有多少稀奇的神祕的景物。每每看到由鄉下挑着青菜到市上售賣的村婦，在樹叢裏消失她們的影子時，我會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

溪水上架着一條小小的板橋，天晴的時候，五點半鐘便看見有小姑娘或老太婆在橋下洗菜擣衣了，雨天雖然這麽早看不見她們的影子，捕魚人却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們披着用棕葉編成的雨衣，戴着一頂蒲葉的斗笠，蹲在溪邊，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網。這情景，簡直是一首詩，一幅畫的材料。更有趣的是：每當他用力拖起沉重的網來時，

我總是伸長脖子去望他——其實網裏有沒有魚，我是看不淸楚的——有時望到他的手在動了，從網裏抓到了什麽丟進簍子裏去，我便替他高興，不期然地微笑起來，不管那握住在他手裏的是小魚或是蝦子，但對於他總是生利的東西。如果當他舉起網來，看了一下重新又把網沉下水裏的時候，我的心也不由得感到微微的失望，這不知是種什麽心理，也許因爲我小時候喜歡撈魚，而且希望每次都不落空，所以以自己的心理來代替他人呢？

小樓的南面，就是種着蔬菜和蘿蔔的土坡，那裏有接連着的茅屋三間，還有一間上面鋪着瓦而周圍却用茅草圍着、破爛不堪的小屋子，從沒有看到有人出進，也許這是堆肥料或者養雞猪的地方？

每逢雨天，在那三間茅屋的旁邊，傾瀉着一條小瀑布，聲音很大，一到夜闌人靜的深夜，好像東京與多摩的瀑布差不多，更奇怪的是小瀑布的水特別澄清，牠流在溪水裏也絕不同流合汚，變成濁色，牠的確是「衆水皆濁我獨清」。不信，你自己跑來看看好了。

茅屋的後面，有幾間半被樹林遮住了的死屋，再過去，就是一座整齊壯觀，屋頂上竪着十字架的天主堂，在這小小的領域裏，居然可以看到三個不同的階級，這簡直是中國社會的縮影。每天早晨，禮拜堂的鐘聲噹噹噹地響了時，便有一大批的婦人抱着小孩，小孩牽着大人的人頭擠向禮拜堂去。帝國主義的勢力實在太大了，無論什麽窮鄉僻壤，交通閉塞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足跡。中國的羣衆，有知識的被

他收買，無知識的被他麻醉，可憐的勤勞善良的老百姓，他們不信自己是創造世界的萬能上帝，而去信那虛無飄渺的耶穌，自己用血汗所換來的代價，通通送進了帝國主義者的腰包裏，而高鼻子洋人却整天在宣傳「凡貧病之人，只要信主，主就佑你上天堂」。唉！可憐無知的羣衆，那裏知道他們之所謂天堂，就是眞正的地獄呢？

小樓之西，是一片廣漠無垠的墓地，名叫小校場，那兒不知埋葬了多少年來的貧富老幼的白骨，革命先烈的忠魂，在晴和的日子，你可縱目四眺，望見天涯地角的山林，望見絕無塵埃的雲天，望見成羣的小鳥翱翔，牧牛郎騎在牛背上吹短笛。但是雨天，這一切美景都被籠罩在煙雨濛濛中了，那直挺挺豎在墓道邊的電桿，任你的目力如

何尖銳，也祇能數到十二三根。對着這一片迷茫的煙景，我現在並沒有詩一般的心情來享受，我只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窒人的空氣佈滿四週，沉重的鬱悶壓在心頭，我想狂叫幾聲，叫破這死氣沉沉的空氣，我想飛，飛上那紅光閃灼的天邊！……………

那也是這樣的一個雨天，我們被鎖在牢獄裏，那絲絲的雨像門簾似的垂在窗外，我和五個××女人縮做一團，警犬——看守的警察——穿上了大衣，頭縮在衣領裏，兩手互相摩擦着，他走近鐵門來用輕蔑的語氣問着：

『支那姑娘，你也冷不？』

『我不冷！我的熱血在沸騰，我的心在燃燒！』

我的聲音是粗暴的、憤怒的，說話的口沫濺到警犬的臉上去了，（那時我正站起來伸伸腰）他恨恨地駡了一聲「馬鹿」！我的血管幾乎要漲破了，我咬緊了牙根，恨不得一拳打開鐵門，衝出去殺死這侮辱我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殺盡這般狠心狗肺的人類之敵！

就在那天晚上，六個人蓋着一條發臭的薄被，躺在潮濕的地板上，我病了！起初是傷風、咳嗽，後來週身發熱、頭痛。除了想喝水外，什麽東西都不想吃。（其實除了一天兩次硬飯外，也沒有什麽東西可吃。）但開水是有一定的時間發給的，每天只有兩次，每次以一杯爲限，在病倒的第三天，我要求警犬替我買點阿司匹靈和水菓來

吃，但誰理你呢？我想這囘是非死不可了，不是氣死也會病死的。然而特寫給我的字，一個個都在我的眼前跳躍：『不要絕食，我們不能死的，我們總有恢復自由的一天，總有消滅帝國主義者的一天！』

一想到這幾句話，我的精神便振作了！第二天我勉強地吃了幾口飯，一片鹹蘿蔔。

第六天，雨停止了，從鐵窗望過去，外面是一片紅的，呵，暖和的太陽出來了，雖然照不到冰冷、潮濕、黑暗的牢獄，但只要有太陽，是會溫暖我冰冷的心、醫治我受創底心的。

囘憶那段生活是使人難受的，尤其在雨天囘憶，更感到難受。

一九三五，十一，十五於小樓

丫頭主席

是兩年前的秋天，一個和暖的日子，在廈門中山公園的操場上集合着四千多各界的男女羣衆，他們的視線都緊緊地釘在台上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身上。那些身材矮小的，都用脚尖當做踏板，伸長脖子拼命地仰向前面觀看。

『親愛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今天是我們婢女解放第四週年紀念日，是我們從火坑裏跳出來做人的日子……』

『好呀！從火坑裏跳出來……』這句子多有力量，丫頭怎麽會說這樣的話呢？』

原來站在台上演說的是一個『丫頭主席』，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聽了她最初兩句話，便大大地感動起來。

『我們並不高興，今天雖然是我們得到解放的紀念日子，反之，我們很悲哀，因為我們的姊妹還有千千萬萬在過着任人踐踏、任人蹂躪、任人侮辱、任人宰割的生活，她們一天得不到解放，便是我們的恥辱，更是人類的恥辱！』

『好！』誰在大聲叫喊了，如暴雷一般的掌聲，繼續着響了足足有十分鐘之久。

聽的人越向前擠，由台上那個『丫頭主席』發出來的聲音便越悲壯沉痛，慷慨激昂。在敍述她們的生活如何痛苦以及逃走時的恐怖時，

竟有幾個女人流淚了！

接着是各出席團體代表演說，每個人都是主張徹底廢除婢制的！大家高喊口號之後，便是所有被救濟的婢女分乘兩輛紮有鮮花、紅綢——上面大寫着「廈門婢女解放第四週年紀念大會」——的大汽車遊行、散傳單、發畫報、唱歌喊口號，晚上還有游藝大會呢。

這是一個瘋狂的日子，一個廈門婢女少數人的「人」日。她們都穿了嶄新的灰色制服在忙着當糾察、招待、遊藝員。每個人的臉上充滿了微笑、充滿了愉快。她們的活潑和健美，誰見了不羨慕呢？四年，僅僅只有四年的工夫，她們竟由蓬頭垢面，血痕斑斑的地獄裏解脫出來，過着生氣勃勃的生活了。這是何等值得慶幸的事！雖然她們婢女

的頭銜還沒有去掉，她們的束縛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但這是大的問題，整個被壓迫的中華民族還沒有得到解放，整個的社會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婦女問題談不到，婢女的問題更談不到。

但，我要反轉來說了，成立婢女救濟院是一個對婢女目前有很大益處的消極辦法，她們從萬惡的主人家逃了出來能夠有安身之所，能夠解決衣食住問題，誰不想逃走呢？誰不願跳出火坑呢？而且像庇門的那個婢女救濟院不但供給她們的衣食住，還要教她們讀書識字、織布、縫衣。總之，她們是在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過着有紀律、有興趣、有生氣的生活。不用說，她們是吃過苦耐過勞來的，你如果對她們宣傳革命，要她們起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無疑義地她們是勇敢

的戰士、衝鋒的尖兵！世界上只有受壓迫受苦痛最深的人才最富有革命性，最有力量，最有奮鬥犧牲的精神！

那救濟院設在鼓浪嶼，是一個『大慈大悲』的陳先生以自己的私產再捐助一些錢辦成功的。在四年內，救濟的婢女將近一千人，有很多年長的都出嫁了，她們都把陳先生當做母親，常常回來看他，或者寫信來問候他。

爲了這位『雄媽媽』太好了的原故，婢女在深更半夜裏來敲門求救的，一天多似一天，因此惹起了婢女主人的恐慌和怨恨，他們曾好幾次收買走狗去暗殺他，也許是上帝眞有眼睛，他每次都得救了。他常常被傳入公安局，有一次那位養了二十三個丫頭，做人販子的張老爺

因爲有個十三歲的小丫頭——一棵美麗的搖錢樹——跑到救濟院去了，他就在晚上十二點鐘派了十幾名盒子砲去刼人，同時逮捕陳院長，還想放火燒了救濟院。這件事鬧得天翻地覆，但社會一般人，只要血未冷，心未死，誰也會站在丫頭的立場同情她們，援助陳院長的。

我們都知道，救濟院决不是解决婢女問題的根本辦法，而且誰也知道婢女問題是不能單獨解决的。他一定要等整個的被壓迫婦女得到了解放之後，婢女才能有做人的一天；而整個的婦女問題，又要等待社會問題解决之後才有希望。但在那渺茫（其實只要我們肯努力奮鬥，成功也許就在眼前。）的未來中，我們如果做一分有益於婢女的事，卽是我們盡了解放奴隸的一分責任。雖然我們自己也是帝國主義

的奴隸，但比起她們來，究竟要好一點。因此我想到假如廣西也有一個像鼓浪嶼的救濟院成立，那末桂林那個十二歲的小丫頭，也許不會跳獨秀峯自殺了。唉！提到她，我的眼前就現着一幅粉身碎骨，血肉模糊的小屍。

據桂林日報在養女（即婢女）自殺的第二天一節短評裏說到桂林的養女平均起來，每家至少有一二個，如果是眞的，這數目太驚人了。還有，根據南甯的民國日報消息，香港在十月十四至廿日間曾舉行廢婢宣傳週，組織反對蓄婢會，主張消滅婢制，可見社會到處都有主張眞理的人！到處都有同情被壓迫者的人！南甯的婦女會如果也做一點好事，救救婢女，我想在婦女解放的工作上，這是必需的，實際的！

起來，被摧殘的婢女，起來，全人類的可憐蟲！……
這歌聲，留待有一天婢女同胞們自己來唱吧。

又是一年

像夢似的，一九三五年又完了！

年，這個字，對於我實在太傷心，除了孩子時代曾經喜歡牠幾次外，一到長大便討厭甚至怨恨這個字了，尤其最近五六年來我每逢過年便要痛哭一次，時間總是在除日或元旦，這好像成了我的鉄一般的定律，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或改變的。

『我應該怎樣愛惜一九三五年的最後一天呢？』昨晚夜深爲等候特

的歸來我在爐邊寫日記時這樣自言自語。眞的，一年的最後一天是應該特別珍惜牠的，然而我却大清早便用淚珠來流出了一個多鐘頭。唉！想起來眞是太不中用了，爲什麽今年也不能破例呢？

自然，一個人誰也會有感想的，在這歲暮的最後一天，祇要有幾分鐘供他偶然回顧一下一年來的生活，他至少不流淚也會嘆幾聲冷氣的。我這一年來受的刺激比任何年要大，身體比任何年要壞；前者在生命史上是有很大的價值的，我和特兩個人同時過着那種受侮辱、憤慨、殘酷、任人宰割的鉄窗生活，但，從這里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敵人的狠心狗肺，了解他們的毒辣和種種的野心陰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沒有那次的犧牲、怎會得到用金錢買不到的可寶貴的經

驗。在那兒，曾發現了和我們同思想同命運者的偉大底同情，更加強了我們前進奮鬥的勇氣，以及我們對帝國主義者的認識；尤其在那種困苦顚連，『今日脫了鞋和襪，不知明日穿不穿』的虎口裏，更增進了我倆的愛情，我們是共過患難來的，我們的愛是偉大的、尊貴的！雖然，我們都像小孩子，也有時因爲幾句話不對便吵起來，甚至幾個鐘頭不說話，但一想到那段生活時，便一切化歸烏有了。爲的是我們已集中理智的力量在對付我們的敵人！

祇有身體，的確太使我躭憂了！一個人沒有健康的身體他還能做什麽呢？一部機器壞了某一部分自然可以修理，但是如果整個地損壞了，怎樣去修理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要自己安慰自己，從明天

起（明天是一九三六年的開始）！好好地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我是素來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的——恢復一九二七年時代的健康，準備參加將要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革命！

末了，我最感到慚愧的是對不住一九三五年的前奏曲（發表在去年申報自由談的）在那篇文中我決定要完成一部廿萬字的長篇一個女兵的自傳，因了種種的變故，至今還是一堆亂稿躺在抽屜裏，唉！不說也罷，一提及這件事，我便又痛恨起該千刀萬割的警犬來了。他沒收了我四萬餘字的創作，十幾篇已發表過的文章，八年來的日記！唉！日記是八年來的生活記載，八年來的社會寫眞呀！此外還有我二十幾張相片（最寶貴的是女兵時代的相片）和兩書架的書。這創痛是我

至死不能忘的！我忍受八個多月沒有說出來，今天是我們「受難年」的最後一天，我要痛快地說了出來，而且宣誓：從今天以後祇流血、不流淚，生命存在一天就要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者拚命一天，而且要始終如一，革命的精神要繼續到最後一口呼吸爲止！

一九三五年除夕於廣西賓縣旅次

編後

誰都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可是冰瑩的脾氣恰巧和這話相反。雖然她的作品曾經有過不少的作家給以許多好評，也受過無數青年的歡迎，然而她總以爲自己所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是她滿意的。所以她從來不高興談起她過去的作品，更不願意把在雜誌報章上發表過的零星文字集成什麽「全集」「選集」，以期博得一個多產作家的美名。

這次由我從長沙帶到東京去的十六册日記（她八年來的生活記錄）和最近兩年來我替她剪下來的幾十萬字發表過的散文、遊記、小說、

詩歌等，原想借一塊乾淨土，催促她好好地整理一下。誰知道禍從天降，日記、文稿，竟成了「犯罪」的主因。當她拖着病瘦了的身子從獄中回來時，見到這些殘稿還沒有完全被警狗拿去，她從失望中發出苦笑了。爲了紀念我們這次不幸的遭遇，我鼓勵她把幾篇散文編輯起來，先出版這本小冊子。在湖南的風裏面寫過的那位替我們找房子（多災多難的房子）的武田君也和我們同時入獄，現在還過着鐵窗生活。爲了紀念這位朋友，爲了這篇是冰瑩在東京最後的創作，而且我覺得這是描寫我們生活最深刻的一篇，所以把牠作爲書名。

維時 一九三五，五，二六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



湖南的風



作者 謝冰瑩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